

新來詩言

舒望戴·至 馮·岱宗梁·雨大孫·琳之卞：委 編



輯特念紀年百世逝金式普

期五第

版示上言詩新
月二年七三九一

新詩言

舒望戴·至 馮·岱宗梁·雨大孫·琳之卞 委 編

期 五 第



新詩

第五期
一九三七年二月

噴水池外二章	玲君 (五三)
除夕酬人·冬郊	周煦良 (五二)
詩二首	沈寶基 (五六)
飢餓線織成的園子	何晴波 (五七)
囚犯	李健吾 (五三)
盛夏白日詩	朱負 (五三)
馬槽	艾青 (五八)
海之歌	李白鳳 (五六)
無聲琴	史衛斯 (五四)
寒熱	禾金 (五三)
笛	上官橘 (一一)



信念	南星 (五三七)
採燕	施鰲存 (五三九)
詩三章	陳江帆 (五四二)
跟宋玉開玩笑	陸志章 (五四五)
詩三首	陳雲影 (五四七)
X'mas Bazaar	許久 (五四九)
無題三章	曹葆華 (五五〇)
播穀鳥	賈芝 (五五二)
詩二首	路易士 (五五六)
贈友三章	程鶴西 (五五九)
遊戒壇寺	趙蘿蕤 (五六〇)
無法投遞	羅莫辰 (五六二)

★



普式金百年祭特輯

普式金畫像	特洛比寧(插繪)
普式金畫像	龔查洛夫斯基(插繪)
普式金評傳	式采爾巴可夫(五六一)
普式金詩鈔一	艾昂甫(五七四)
普式金詩鈔二	李文望(五九〇)
普式金詩鈔三	木子(五八二)
霍思曼白描像	羅森斯坦(插繪)
霍思曼詩鈔	周煦良(五八五)
紀念A·E·霍思曼(林	L·霍思曼(五九二)
再會(梁宗岱譯)	歌德(六〇五)
幽林與深巖(梁宗岱譯)	歌德(六〇八)
瑪利浴場哀歌(馮	歌德(六一〇)
至譯)	
★	
明麗之歌自跋	徐遲(六一八)
答羅念生先生論節奏	朱光潛(六二二)

窗

上官橘

窗

在窗前有兩個人對語。

一個有青銅髮鬢和藍寶石眼睛的男人，一個是有海水的青色卷髮的少女，她穿着一件白雲的衫子。

——黎明叫我送信給你們，在夏天她來的更要早了。

——我們要用智慧的歌聲迎接她，用感激的眼淚迎接她。

——她更美麗了，她已脫去了白雲的羊毛衫子，而穿上金色的上衣和藍色的長裾了。

——我們要用青色的草原和山峯迎接她，用夢的五彩的記憶迎接她。

——她將為你們帶來禮品：青白色的霧的大幔帳，和奔馳的淡金色的鹿車，上面載滿了充盈着夜的香氣的水藻和花朵。

——我們要用古老的魔術的圖案迎接她，用堅硬的化為岩石的肉體迎接她。

樹林

在清晨。

我們嚼食青色的花朵。

在被初升的太陽染成金色的林子中我們靜躺着。泉水
是一陣清涼。飛越過我們的頭。它像歡樂似地緊壓着我
們，又像歎息似地輕拂着我們。

五彩的絨作的大蝴蝶在綠松針的屏障上飛翔，我們却
在青草上打滾，和透明的溫柔的霧珠跳舞。

我們是在一座峯巒的頂端上，環繞着它的是藍色的音
樂的海。

寒熱

禾
金

綴着炙手的朱顏，
夢如沸水之蒸氣
緩緩以行去，
——夢中路是遼遠的不毛地，
有紅翼鳥飛翔於雜色的天空。
脈搏節擊如喪鼓，
送我行向鬼怪的國土；
青黃的光暈旋轉有幻雲之姿，
人渴念清涼的山泉水
與北國晶瑩之冰！
玻璃管中的小柱作銀蛇之蜿蜒，
過往的憂喜蒙塵以重現。
待到遠處有曉雞孤鳴，
我乃迷失了夢的行徑。
白色糖丸有苦口之核。
吞着它我行過另一步人生。

無聲琴

史衛斯

聽鄰人吟着：「明月幾時有？」
我心獨自撫着無聲琴，
窗櫺上描一個自己的影子，
你是踏月而來僅有的佳客！
讓你先聽見吳市簫了：
旅行人踏過橋踏過落葉墳，
帶一身行塵，一身他鄉雨痕，
笑容開遍了故園，忽然他
聽着鄉音，他有了舊夢，
放下行囊，他已不再那樣年青。
我要說的是夜巷裏敲碎
我的沈吟，一串木魚如急雨，
想見在青燈邊，香爐邊，
一縷清煙，一張倦簾，
多少年，木魚敲紅顏成白髮，
想着她，幼時騎過竹馬。你却要
聽我撥着我自己的幼年，
我要唱：二十一年如一天，

二十一年，不知我身是客，
追着夢境如追着月色，
撥過一弦一柱一身淚珠，
讓蟲聲來譜我的故事，讓我
諦聽，深寒誰彈一曲「賣花詞」？……
然而，我的佳客，你有了倦意？
好的，讓我曳滿窗簾，
讓我重調一回宮商罷，
我要寂寞地述說我自己，
你聽，你聽，我的琴弦劃然斷了。

海之歌

李白鳳

一

好夢是隻船
航遍一千個大海的
我是白頭浪中最粗心的一個——

海鳥乃鯊魚的先鋒隊
無風無雨的一日
海有我的胸懷。

二

倔強的海中的孤島
林木是森森的
乃有古代的漁民
在沙灘上，
拾起璀璨的貝殼。

海底夢

擊碎在巖石上了
人底夢又付與海鷗……
總有一日海水撲過山巔
又飛上青天——

二二

海倦了
如沙漠的浪花
徒然化成千朵飄渺的白雲
乃作爲天上的行客。
明月是大海的鏡子
海是窮窳而多姿的
於是我空留下：
三個白色的影子
於天際——

馬槽

——爲一個拿撒勒人誕生而作

爲什麼又下雪呢？
木棚上的麻雀看着天
天是這末陰暗
人們走過馬槽
馬槽裏有女性的哭泣
似乎已一夜了
任你流盡恥辱的淚
也不能潤濕
冬的枯乾的土地呀
有人再走過馬槽
馬槽裏傳出了裂心的哀叫
噫，用無數手指
衆人指着不貞的少婦
叱罵她就像馬屎一樣污穢
沒有肯給她拿一只血盆
或是倒一桶溫水的

艾青

風從泥牆的破孔
發出寒冷的嘲笑
她掙扎掙扎掙扎
把頭抵住了木柵
看，那蓬鬆的散髮間的
兩顆閃着瘋狂的光輝的眼
這伯利恆被棄的女子
遂有了道德上的傲慢
給輕蔑她的人羣以憤恨的反抗
週身都被汗浸濕了
風，再吹得潑辣些吧
爲什麼又靜寂了呢
聽，嫩弱的尖音從下面發出了
產婦的血
在永不開花的馬槽裏
散下了最豔麗的花朵
那小生命
延續了母親的餘力
在稻草堆裏伸動着四肢
有人走過馬槽
擲來了斜視的眼光
有人走過馬槽

捏着鼻子
有人走過馬槽
發出冰冷的笑
初生的嬰孩
帶着惶恐的哭叫
來認識這陌生的世界了
昏暈過去的
馬利亞重新清醒過來
俯下了蒼白的臉
她的話伴着眼淚
斷續地滾下
「孩子呀
在伯利恆
我們將要被逐的
我們去
流浪會把你養大
今天起
你記住自己是
馬槽裏
一個被棄的女子的兒子
痛苦與迫害誕生了你
等你有能力了

須要用自己的眼淚
洗去衆人的罪惡」
她困苦地起來
把新生的裹進懷裏
帶着悲傷離開了馬槽
雪花飄上她的散髮
無聲地
她去了

一九三六，聖誕節。

盛夏白日詩

朱負

一片雨換起一春的山水半島乃伸入到海上
藍天上飛鳥驚醒了青色夢入到楊柳的睡鄉
門牆上會有三色的好處仍盼着遊子們走過
牆外獨行人輕拂起手帕追想着永遠的安詳
當日色長長安息了萬籟又重新引起風味來
白日的蔭影伴偷着綠意於叉路青艸的四方
人人的疲倦再沒有形影獨立在春秋來去中
朋友們稔熟古木的古意這時的黃昏乃最長

囚犯

在那黑的窄門洞

我看見

一個黑的窄皮囊
穿着破的布衣裳

綻了線

沒有一針不走縫

好像從門裏擠出

他這樣

筆子般長的身體
在秋暮的水塘裏

有些像

搖搖欲滅的蠟燭

我怕見他的黃臉

長頭髮

眼睛裏透黑的光
含着微笑的嘴脣

李健吾

塗着蠟
塗着紅蠟的黃臉

爲什麼他那樣看我
彷彿在他的生命裏
或者鎮日的午夢裏
我來過一次

並且他癡癡此看天
彷彿那自由的白雲
和那自由的麻雀羣
有深意詔示

我聽說那黑的窄門洞
封着無數的黑的幽魂
因爲父母子女的餓凍
黑夜摸出葦子的牆來
還沒有爬上高的樓臺
封在黑的陰霾的地穴
尋着彼此可憐的罪孽
想着父母子女的餓凍
對着無數的黑的幽魂

封鎖在那黑窄的門洞

在黑的窄門洞裏面
一個不同的黑世界
帶着牠黑的憂鬱
嚙着他黑的心曲
貓一樣黑鼠的妖怪
在黑窄的門洞裏面

爲什麼他那樣看我
站着洋槐的陰影裏
他的臉攏在陰影裏
蓋着一層的薄霜

他好像帶着話問我
又怕不是他的鄉侶
不知他的父母子女
流落在什麼地方

我看他慢條斯理地
曳着他窄長的身體
走向前面的森林裏

穿過歪斜的牌坊

像一根綠葦子黃熟了的運命
只有秋天的風吹上他的幽徑

——十九年九月二十日。

飢餓線織成的園子

何晴波

烏鴉航海，過山
從千里外馱來
無以尺度的飢餓線
織成一座恐怖的
黑色的園子
園里蔓生着
花黃之餓草
葉落之凋亡
遊園的人踟躕于
飢餓線的園子
和死亡線的路

詩一首

沈寶基

Intérieur

我是宇宙的一粒細沙
宇宙却在我心底幽暗裏
我來幽暗的燈下
展開自己的天地：

既有山的沉重
可又怎地脆弱
你門外的過客
輕步地遠去罷
只消你光明的一現
就會迸出冰雪的火花

這裏的的一切於我是親切的
看畫中的舞蹈
聽畫中的笑聲
他們在時間裏靜止了

而我亦做了畫中人

但明鏡祇留近內的影子
鏡中人憶不起遠外的身世

幽暗的燈下

我欲哭又止

幽暗的心底

凝着滿天的星淚

於是在孤獨的幸福裏
我有些夜的寒冷

彌補

我是不能彌補的殘缺
時間的永恆裏
找尋我永恆的影子

墓中人有我古代的夢

古代的光榮裏

扮演自己的故事

天上燦爛的星裏

看見自己燦爛的名字

我的枯骨

已化爲肥土

我的謊言

滿地花葉：

還未降生的人

讓我彫塑你們的靈魂

我要以你們的彩石

來填我生命的空闕

呀！我要學晨鷄的

癡蠢的驕傲

自信啼落了黑夜的淚

喚出了白日的光明

我是不能彌補的殘缺

時間的永恆裏

找尋我永恆的影子

除夕酬人·冬郊

周煦良

除夕酬人

不要多留我，朋友！
不要捨着蝴蝶的彩翅，
你殷勤的手指是花刺似的
當它要飛去的時候。

不要當做我不高興，
雖則你歌聲是那樣動人：
我心裏也有隻歌兒在翻騰，
不打算任何人聽。

酒！我不要一滴，
如果酒也不過把人燃燒，
我也快燒成七月的斑豹，
我的軀殼要迸裂！

不要再勉強了！你

可知道我一刻也不能再捱，
我變出的惡相來你不要嚇壞，
你纔知道我呢是鬼！

而且你也不要傷心，
便是我投進死的懷抱，
在那永夜的黑暗裏，我至少
能面對着自己的幽靈。

冬 郊

冬郊十一月，
太陽灑在在土路，
草是死了，
菜還綠着；
幾顆駝背的柳樹
是種菜人家的相識，
葉都脫了，
根還活着；
竹林那邊新添
青翠的一簇松柏：
小孩想春天，
——種菜人今年不在了。

噴水池

外二章

噴水池

面向着你，散開
白銀緞的裙裾的女神啊，
人說你吮吸大地母親的乳汁而生長，
你却隱晦地遮蔽你的身世。

你象徵一株樹，佇立
在蒸騰的人間，你噴射
晶潔清冽的花蕊——
你的顏色，你的言語。

你不會看到風，雨，雲，雪的奔馳，
這些衝出柵欄的驕傲詭異的走獸？
你不要模倣他們的表情與衣飾，
從掩映着你的四季的屏風後？

但你從未顯示過

玲 君

「我應當屬於動物的綱目，
我本不是陸地上的產物」，
的言語。 你沉默。

你只是不住地憂鬱地旋舞，
好像吐出對於河海的戀思；
雖然你韻律地揚起水沫的拍節，
對於你移植的地域，你沉默，

整個梗幹應當是花蕊的噴射——
增強她的言語，她的顏色；
整個植物應當是葉叢的墮落，
把這個大城市的邊際完全埋沒。

雪

這裏，嚴冬駕御着載客的火車，
轟轟地由遠方馳過：
山川封鎖，草水蕭索，
一切屋頂也都被塗上了白色。

我連忙在屋中收拾茶具，
我知道是你來的時候了；

屋內的光亮頓時開朗，
四周的牆壁像是刷上了一重新漿。

啊，你沉默的來客，
使花鳥無語，自然守着他的寂寞；
你既安詳而羞澀，你怕照見燈火，
你躲開太陽的殷勤，他的貪婪地搜索。

今晚是甘美之夜，我們摘下星光和月亮，
並且熄滅了一切宇宙的光熱；
讓溶溶的白雪跨過溝壑和山谷，
明日你帶我去晶瑩的冰河。

窗

推開閉塞的窗，
讓冷盪的金色的陽光
湧進來與古屋的陰暗起了對流；
讓我如朝日在旁邊伺候你的蘇醒，
啊，睜開睡眠的眼睛，
讓我把傾注的吻泉水的射入。

當盲目的古屋睜開眼睛

的時候，牠望見光，
牠望見了如畫的山，廣垠的平原；
你今天爲我張開了禁閉的窗，
使我看見你的愛情高貴的佈置與裝璜，
我看見了永遠。

窗閉着，窗閉着，窗閉着

由自然的奇幻做牠眼眸的更換：

藍色的天，青色的水，綠色的平原；

我們看見了溫柔的窗，幽靜的窗，美麗的窗，
喜悅的窗，哀愁的窗，佻健的窗……

你的善於動靜的眼睛的表情正合牠一樣。

春天過去了，不久

就傳來夏天急燥的脚步，

讓我們關上窗戶，防備暴風雨的侵入；

記着光榮的愛情也有蒙難的時候，

讓我們手攜手靠攏地對坐着，

閉上眼睛回味往昔所受的甘苦。

信念

南
星

黃昏。

雨來了。

我有輕的衣裝，輕的脚步，

負着一身輕的兩滴，

溫暖的兩滴，

「七月雨。」

然而失去葡萄藤的木架說，「十二月雨。」

密封起來的花房說，「十二月雨。」

滿枝枯莢的高樹說，「十二月雨。」

屋簷上的瓦說，「十二月雨。」

階石說，「十二月雨。」

我逐一地對它們抗辯着，

那些固執的聲音，

而我的聲音是最固執的。

你聽我的聲音吧：「七月雨。」

這不是七月雨的黃昏麼，

我走向那條安靜的街路，

它在你和我中間，
在你的家和我的家中間，
它懷抱着多少七月的雨滴，
雨滴是溫暖的，
但我要更溫暖的你的脚步，
因為鷓鴣和山鵲都安息了，
因為我們的密約是不讓人知的，
我說，「小響尾蛇，你來」。

你已經來了麼，
為甚麼黃昏的顏色更濃了呢？

「十二月雨。」

「蠢東西，住口！」

但我的「七月雨」的聲音微弱了
我聽見驢叫的聲音，
我聽見關閉柵門的聲音，
我聽見沈重的咳嗽的聲音，
它們是同時來到的，
是突然從地下生出來的。
雨滴也變更顏色了，
純白的，純白的雨滴
落在樹枝上和屋頂上。

綵燕

施鶚存

我想跨過那窗，
走出那園林，
走上那黑漆的牆門，
從冷靜的長街，
直達那有亭翼然的橋頂。
我將在黑暗中，往下望，
用慧眼看着緘默的流水，
悄悄地流出了城闕，
不言不語的暗夜的流水，
會帶着我的心以俱去。

但是我踟躕不定，
這是風，這是雪，
牠們把咳嗽刺痛了我的胸臆。
有什麼東西按抑了我，
有什麼東西羈絆了我；
我難道有點疲憊了嗎？並不！
但我踟躕不定

爲了那風，爲了那雪。

但這些少女多起勁，你看！
不顧屋子外是怎樣的寒冷，
她們堆絹爲柳條藤蔓，
又剪綵成燕。一羽，二羽。
難道她們也了解得：「燕燕于飛？」
但是你，憂鬱的孩子，
是故意還是無心

給牠們安排錯了方向，
東與西，「勞燕分飛？」

飛即是善，即是生活，
誰會會先知
于飛？分飛？
在燈光下飛，
在書桌上飛，
在裙裾間飛，
小室中驟生了春意。
你何必問，爲什麼
雪片融在少女的頰頰上
那就叫做春？

別管這些獸畜，且看一眼同儕，
再走出去試一試寒氣。

春無處不在——

可是誰真能夷猶飛轉？

于飛固好，分飛也何嘗不好！

但誰叫柳條藤蔓，

給繫住了趾爪，牽住了羽毛？

快除去這些繁枝，這些花朵，

莫用這許多紅圍翠繞，

但留下空闊的青天一片。

去把窗子打開，

去把牆門打開，

讓牠們跟着漏洩的春光，

翻然而逝。

讓牠們飛過長街，

讓牠們飛上那橋頂。

牠們會成爲我的心，悄悄地，

剪掠寒流，溜出了城圍。

廿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初稿

詩三章

陳江帆

欲曙

耿耿欲曙天，
窗牖飄起一片鼠灰色，
是有飛鼠在翻飛麼？
牠翻飛着，沿那窗隙，
輕輕移過牆陰，
又輕輕落在地板上。

但俄頃消失去，
窗下不再是鼠灰色，
却以翻飛着無數乳鴿之羽，
使我辨識小書棹的脚，
林間第一隻鳥唱，
廚娘輕輕走下樓來。

燈下

幽暗的燈火下，

我看你淚不可仰，
我俯首在你髮的林叢，
撫慰你，
如撫慰一匹黑鹿。

你富於少女的感傷性，
不是一匹黑鹿，
我卻如海隅游牧人，
聽着你幽咽的潮之語，
眼底有暗雪昇起了。

深巷

掩着一扇門，
你隱進古宅中去。
我乃揚步深巷中，
一個冷落的遠方人。

俯首有鼯鼠窺燈，
我亦留神巷燈的萎頓；
人們已將牠拔下燈罩，
空留小小爆裂聲。

深巷曲折迂迴，
若無盡的道路，
隱隱有巷鼓司夜——
巷鼓報初更。

跟宋玉開玩笑

陸志韋

「悲哉秋之爲氣也」

好比見鬼，
頭一回不知是誰？
敢情是一夜沒睡。

早晨起來掃地。
槐樹裏掉下來一點兒消息。
于是乎，他呀，嘆了口氣。

樹葉子是黃的。
宋先生就是那麼不慌不忙的。
他主人可是封王的。

看呀，杏黃的柿子，金黃的瓜，
黃沙的瓦盆裏紅蕉蕉的花，
猩猩紅的爬山虎在太陽光裏爬。

槪子，酸棗兒，
山裏紅，心裏美，玫瑰紫的大蘿蔔，
胡蘿蔔哩，辣青椒。

沉甸甸的，亂烘烘的，熱騰騰的一大堆。
謝謝天，謝謝地，謝謝三眼井裏的水，
謝謝毛驢兒的四條腿。

宋先生，瘦骨嶙嶙的喝料酒，
悲哉一聲，關不住口。
扔給他一顆，花生豆。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詩二首

陳雲影

緩緩的飛，孩子

是那樣的——道長虹
永遠的像一個甜夢
緩緩的飛，孩子
這五千年未化的毒龍
防它蠶食着您的心胸

暮色總該像是黑潮
破鍋做了它的小帽
緩緩的飛，孩子
這額下半蒼白的眉毛
依稀的是弓還是石橋

無題

聽一聲晨鐘一聲曉角
飄揚在萬里外的天門峯
恒河的金沙像灑在夢中

一葉輕舫往何處歸落

天上隱現着層樓的美
沒有那航海人的好奇心
蒼老的波濤像一個山精
回首灑幾點冷落的淚

有所思

飛螢閃爍得像是流星

我祈禱着上帝

燎起西天的雲霞

希望它不是曇花

將我有的熱淚

灑落在它冷豔的朱脣

跳在天河量水的淺深

沒有好的記憶

雲也做過我的家

隱現着一個蒼崖

三萬里的遠寄

安慰我那寂寞的伶仃

X'MAS BAZAAR

許 久

牢縛象牙色的綬帶，
顧客迷失於

大銀星

小銀星灑滿的藍空中。

如在戀人髮上

蝴蝶結輕佻地弛散。

來捕得雪景中家室的暖意
爐中的假火炭徒然熊熊。

捕得的是無裝飾的

孤單的煙斗。

大紅氣球是多無情的嘲諷啊！

飄落在鎮紙的船上

金屬的帆旋轉了。

鑄上甚麼作異邦歲末的祝語呢？

無題三章

曹葆華

一

小窗外吹起朔漠風
在無綫電杆上學鬼叫
忘了綠燈下譯書人
正逼着無言的筆頭
吐出五千年死人囁語

屋內一陣冷，一陣熱
剎那間馳過數十寒暑
恍惚自己是一個夢
忽有手指敲落門環
說是古城上風雲緊了

二

黑夜躡足在牆脚下
牀角覬覦着灰老鼠
伸手推不開夢中石門

只聽遠處幾聲木柝
叫醒了無家的鬼魂
想來摸撫着死屍慟哭

悔不該把杯中沉澱
錯作了最後的食糧
脚前只留有一斗天地
藏不住罪惡的影子
幾粒淚珠閃在地上
向望着長天惘然歎息

擲下了沉沉的隱秘
一隻九頭鳥急鳴而過

二二

永夜裏閃出青光——你的眼睛
照亮了這千年陰沉的石屋
我的靈魂在牆下暗自啜泣

恨不能一頭碰倒了墓碑
一串串火花從地下飛起
焚化自己，焚化顫抖的影子

一個金字將浮現在天空
隨着冷風飄落到你心上
你不從淚光裏泛起微笑嗎

播穀鳥

賈芝

啊，播穀鳥，
播穀鳥來了，
滿懷的榴花的欣悅，
我第一次聽見它
播穀播穀的叫。

叫了一聲，
又飛到哪兒去了！

播穀鳥，你神秘的小東西，
五月天飛到我們青色的田園裏，
你喜歡這兒的藍天，雲彩？
溫馥的氣候同浴在軟風裏的世界，
這兒長到豐滿的少女？
你來，跟你麥黃的希望一起，
跟你心裏早熟的親密。

叫了一聲，

你又飛到哪兒去了！

我懷念你好久了，
你夢一般的飛着的鳥。

今天第一次又聽到

你昔日歡快與憂鬱結合的情調。

你要飛到那兒去？

你要飛到那兒去？

到你的喉嚨唱破才走，

可憐的小東西，你要

唱到嘔血才休。

莊稼人聽了熟麥的歌聲，

笑了，剛指給孩子們抬頭，

叫了一聲，

你又哪兒去了！

我猜想你是位神祕的歌人，

你下了經營樂園的苦心：

「播穀播穀，」

「播穀播穀，」

散在林園裏的你的無休止的聲音，

染着太陽的你的金色的靈魂，
你精神的快馬，
你的清歌是一個夢，一片雲。

孩子們聽了，
央告母親出門，
看你休息在林中，
在人家的屋頂，

啊，播穀鳥，
我悶透了，
你來呀，你唱！

我喜愛你神聖的工作，
在清早的幽窗下，
我聽你叫開榴花的每一個花朵。

叫了一聲，
你又哪兒去了！

一九三六年新曆六月廿九日三次稿

詩二首

路易士

煩哀的日子

今天是煩哀的日子，
你徒然做了天國的主人！
你說夢有聖潔的顏色，
如愛人天藍的眸子，
於是你便去流浪，
學一隻心愛的季候鳥；
涉過了無窮盡的川河，
再越過無窮盡的山嶺，
你終於找到了一片平原，
在不可知的天藍之國土。
那裏自由的是自由，
你可以高歌一曲以忘憂；
而你將不再做夢——
「如今的天國是我之所有。」
所以快樂一點也是好的，
雖則今天是煩哀的日子。

早晨我想

早晨，我想，在我的窗外，
應該有一條地平線，
一個天和一個海。
（霜的大地是不永遠的）
愛聽沒有烏啼之月落；
而不聞市聲之日出
是更其美好的。
當歲月之流
從愛者的眸子逝去，
我之歌聲亦漸斂了。
乃馭着風雨歸來：
海上的生涯是不永遠的。

一九三六，蘇州。

贈友三章

程鶴西

贈壽田

不會的

那得不重來呢

數得我來過多少回嗎

一次添一些回憶

到是有時話很少

我就總念到春草

都那麼小小的

生遍江南江北

想起春天是丟在南方

我說我要去帶他來了

雪後答旭之

我和人相約

好過北方的冬天

這你知道是多麼好玩

朋友去了

囑咐我照應爐火
下雪莫輕出門去
一行足印寫下
像遠古殘佚的詩句
我乃當窗惆悵
我的江南的朋友
該否贈我以梅萼

贈小杜

我來來去去的日子
你就在一個古城中也度去了
我坐在一棵樹蔭下
我受了老朋友的擁抱
又覺得這也都是你們分給的
藍空和太陽

遊戒壇寺

山裏顛了個把鐘頭，
清晨的風吹冰臉龐，
和車上那班旅行人，
同看龍烟廠的烟肉。
渡過永定河的泥水，
小驢也得得的過來，
十五里無理的塵土，
爬蒼茫紅葉的大海。

趙蘿蕤

無法投遞

羅莫辰

無法投遞
退回原處

沒有名號的街道
唉 正小病初癒

牆是獨白
窗是對語

下雨的晴天的漫遊
破皮鞋補了又補

一到夜深如海
細數鄰人的脚步

無法投遞
退回原處

普式金評傳

式采爾巴可夫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一日，是俄羅斯大詩人亞歷山大·普式金逝世的百年紀念。他是在百年前這個日期的前兩天在一場決鬥中受了重傷，而在這個日期溘然辭世的。

在中國的讀者之間，普式金的名字並沒有像托爾斯泰、杜思托也夫斯基以及許多其他近代俄國作家那樣博得廣大的認識。可是，就是這位杜思托也夫斯基，也認為普式金是那在前一世紀繁榮盛茂，并由遼譯而為全世界所認識的整個俄國文學之父。我們認為憾事的，便是在歐洲的有幾個國家中，特別是英國，祇把普式金當做抒情詩人。這個觀念是絕對誤錯的。實際上，普式金的創造天才，是那麼地廣大，在俄國文學的一切樣式中——史詩，戲曲，小說，抒情詩——並甚至在文學批評中，他在在都遺下了無限地明暢而深刻，而形式又精美完善的傑作。

還有，我們應該認為普式金是俄羅斯語言文字的創造者；到現在雖然已過了一百年，俄羅斯的文人學士都還是用這種語言文字說話寫作的。在俄羅斯的詩作家之間，他便是注意於研究那豐饒的民間語言，并把牠的語法和詞句引用到文學中去的第一個人——當時俄羅斯文學是在西歐的影響，尤其是在法國的影響之下發展着。為要充份了解這一種對於民間的傾向之大概和重要性起



像畫金式普：雷比洛特



像畫金式普：基斯夫洛查嬰

見，我們就應該想到在那一個時代俄羅斯是一個奴隸制度的國家，其農民大眾差不多完全是統治階級，即貴族階級的所有物的，普式金本身也是貴族的後裔，環境使他得到了第一國民詩人這民衆的稱號，受着左右兩派的敬仰。

亞歷山大·普式金於一千七百九十九年六月八日在莫斯科誕生於一個式微的貴族家庭中。他的母系的一位祖先是彼得大帝帶到俄羅斯來的愛誦奧比亞人伊勃拉新（Ibrahim）普式金血脈中的幾滴非洲的血液，在他的外表以及他的熱烈而有雄心的性格上是那麼強烈地表顯出來，竟成了他的不永年的原因之一。

普式金十五六歲在沙爾斯哥易·賽羅（Tatarskoe Selo）的貴族中學肄業時期所寫的那些少年期的作品，引起了當代文學諸大師的注意，如老詩人吉爾牙文（Derjavin），史家加蘭新（Karamzine）和將來沙皇的師傅詩人茹可甫斯基（Zoukovsky）。學成之後，普式金便進外交部去辦事，可是他不大注意他的職務，却在都城過度着社交的生活。

然而他却也在一千八百廿年寫出了他的長詩盧思蘭和魯特密拉（約三千行）這是一篇神奇而幻想的作品，其中錯綜着種種不同的影響，而其基礎却是從俄羅斯民間故事中借來的題材；這篇作品，因為其詩法新鮮而清逸，使他的同時代人都不勝驚異。這篇不朽的長詩使作者在當代的大師間得到了一個地位。這位青年的詩人便成爲彼得堡的那些有浪漫主義傾向的文學團體中的一員。同時，在當時流行的自由思想者的影響之下，普式金寫了幾首含有革命性的大膽的詩，和幾首詠

當代要人的精銳而刻薄的諷刺詩。他的詩傳誦於社會間，因而引起了當軸對於他的不滿。當時，這位詩人頗有被依法嚴懲的危險，可是在沙皇左右的他的朋友們，加蘭新和茹可甫斯基，却居然替他免了這場大風波。

在一千八百廿年五月間，普式金被流謫到俄羅斯的南部愛加節里諾斯拉夫(Екатеринодав)而不得回去。人們給了他一千盧布的旅費。從愛加節里諾斯拉夫，普式金先到高加索去旅行，其次到克里米去，而終於回到基式奈夫(Кіауенов)去就他的任務，然在不久之後，他又到了奧代沙(Одесса)。他在俄羅斯南部一共旅行了四年，印像之千變萬化，風景之美麗，都在普式金的創造天才中留下了一種異國情調的特徵。他的天才堅固起來，擴大開來，在這一時期除了那成爲俄羅斯文學的珍珠的許多抒情詩之外，普式金還寫了好幾篇長詩：奧萊格之歌、擬可蘭經、高加索之囚人（一八二一）、強盜弟兄（一八二二）、巴克齊沙拉伊泉（一八二二）在這一作品中，反映着當代世界天才拜倫的影響，充溢着同樣的浪漫主義的情緒，其根蒂即回返自然與自由。在奧代沙，他在一千八百廿三年五月九日的夜間着手了他的長篇詩體小說歐琴·奧涅金，這部作品在七年之後纔寫成，據許多批評家的意見，是普式金的傑作和opus magnum（偉大的作品）。

可是奧代沙的生活和流謫使這位詩人十分困頓。他和南俄當局伏龍曹夫(Воронцов)伯爵的關係愈來愈壞了。他的朋友的一封信含有自由思想的信落到了偵探的手裏，這就又使朝廷對他不滿了。在一千八百廿四年夏大，一道命令傳到了奧代沙吩咐檢察普式金并把他送到泊斯可夫省

(Pskov) 他雙親的所有地中去，受當地的官長的監視。因此在一千八百廿四年八月中，普式金回到了俄羅斯中部他的母親的村莊密哈伊洛夫斯可易 (Mikhailovskoe) 而在那裏過度了以後的兩年。

在密哈伊洛夫斯可易的居留期，在一種不得已的寂寞中，傍着大自然，處身於俄羅斯農民之間，便是他一生產量最多的時期，并標誌着他的創造天才的一個重要的演進。最近的研究看出了這一點：普希金是從這個時期（一八二五年）起纔有拋棄了他一向偏愛的詩的形式的傾向的。在他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具有一種對於俄羅斯民間的主題的顯著的偏愛，以及民衆之類和舊傳說的音調：這便成爲他末期作品中的特點。

在密哈伊洛夫斯可易，普式金完成了他的長詩吉卜西人此詩以後，他的天才便斷然決然地從那位英國詩人的影響中解放出來了。同時他寫成了歐琴·奧涅金的第三章，而着手寫第四第五第六章；在這幾章中，他給了我們一批貴族地主生活的肖像和寫照。這樣，這部詩體小說的主要部份便已經告成了。

其後，普式金從事俄國歷史的仔細的研究，而在一千八百廿五年，在四個月之中，他寫了那部歷史悲劇鮑里思·高圖洛夫，證明了這一個時期他的才能所達到的高度。用着一種堪和莎士比亞匹配的寫實精神，用着充份的情感和一種極大的結構上的把握，他刻劃出十七世紀末葉俄羅斯的生活。他對於那些劇中人物作了一種深刻而同時又直覺的心理分析，并揭露出那些支配着他們的隱

藏的原動力，這部悲劇由莫索爾格斯基（Moussorgsky）譜成歌劇，至今猶為俄羅斯文學中的最偉大的戲曲傑作。

在密哈伊洛夫斯可易，普式金還在民間節慶中把那些俄國民間歌謠和童話記錄下來，並留意聽他的老女僕阿麗娜·洛弟奧諾夫娜（Arina Rodionovna）把那些舊傳說講給他聽。以後，這些都為他的那些極好的詩體故事的基礎。

在這個時候，首都中發生了歷史上的大事件。在亞歷山大一世逝世後，起了一場騷動，此後尼古拉一世便登了帝位。幾個月之後，秘密結社中的五個首領被處了死刑，其中更有着普式金的朋友。在這審理這些革命黨的時候，普式金無罪是證明了，可是在那些犯人的文件中，人們却發現了普式金的幾首含有自由思想的詩。爲了這個緣故，普式金的朋友們勸他暫時把請求回京的事情擱起來。的確，在一千八百廿六的年初當，人們在聖彼得堡大舉蒐查的時候，在一位軍官的家裏找到了普式金感法國詩人昂德萊·式尼艾（Andre' Chenier）身世之可哀而寫的幾句詩。在這幾句詩上面，不知道誰寫着這幾個字：「爲十二月十四日而作。」普式金上書當道，想證明他的無辜，並指出這幾行詩是在騷動之前長久寫的，是一首經過檢查准許發表的詩中的一部。尼古拉一世召他到莫斯科去。普式金陪同了一個憲兵，於一千八百廿六年九月八日來到聖都，立即進宮朝見尼古拉一世允准他在新舊兩都中居留，並答應他親自檢閱他的作品。可是他同時發了一個命令給警探長本根道夫公爵（Benckendorf）叫他暗暗地監視普式金。這種監視一直到他逝世纔止。

在流謫了六年之後，來到莫斯科，這在普式金真是一個凱旋。他便是在這個時期達到了他的光榮的頂點。他的新作悲劇鮑里思·高圖洛夫在莫斯科的文學團體中激起了異口同聲的讚賞。以後的三年，他有時是在莫斯科（他在那裏的一種文學刊物莫斯科信使中發表他的作品）有時是在彼得堡有時却離開了這新舊兩都到密哈伊洛夫斯可易或到他的父親的所有地鮑爾弟諾（Борисово）村去。他平常總是在秋天旅行的，因為這一季他最感到創作的衝動。在一千八百廿七年普式金第一次試寫散文。寫了歷史長篇小說彼得大帝的黑奴的最初幾章。這部小說的重要主人公便是他自己的祖先愛諾奧比亞人伊勃拉新。這部異常有興味的作品不幸沒有完成，可是普式金爲了這部新著而作的種種探討却激起他去研究那維新的時代，而彼得大帝這位偉大的皇帝，又長久地使他心醉。

第二年在一千八百廿九年，他寫了那篇長詩保爾達伐；在這篇長詩中，彼得大帝和瑞典王查理十二世的角逐是以最偉大的場面表現出來的。這篇新的詩作是充滿了愛國精神的；就是在自由思想界間，人們也疑心普式金寫了這篇長詩希望得到朝廷的赦免，而其實是錯的。在同一個時期中，普式金完成了歐琴·奧涅金的第七章，并着手寫第八章。他的私生活是井然有序的，可是我們如果一分析他的抒情詩作，我們就可以看出他的心靈是在一種深深的不安狀態中。這個時期的他的一首詩毒樹（見普希金詩鈔）由於他的意像的逼真，他的形式之緊湊和明切，他的思想之深刻，是很應該被視爲普式金的一篇傑作的。另一首詩先知（見普希金詩鈔）是在稍先一點的時期，在一千八

百十六年寫的，這首詩在意象中達到了一種差不多是聖經式的力量，向我們表示出這位「用語言燃燒起人心」的詩人是把他的天稟放到怎樣的高度。我們順便來說一下，這首詩起初是作為政治詩寫出來的，可是他知道檢查者一定不會答應他照原樣發表，所以他把此詩的最後四句改掉，使全詩有了一種哲學的意味。

這時詩人到了三十歲，便對於他的騷動而飄泊無定的生涯開始厭倦起來，他想在結婚之中找一個平靜的安身處。他的有時不認真而短暫，有時強有力而苦痛的戀愛（一直到此的為止，這便是他的生活的特徵）歸結到了一種深切的情感。這是對於莫斯科的一位含葩欲放的美麗的少女而發的，她的名字就是娜姐麗·龔卜洛美娜。普式金是在一千八百廿八年至一千八百廿九年的冬天認識她的。在春天，普式金去求婚，可是那少女的父母，因為女兒年紀太輕，加以拒絕。受了這個打擊，普式金使動身到南方去，在那裏這時他的弟兄和他的許多朋友都在打仗，他跟着俄羅斯大軍一起越過高加索山，在這次遠征之後，他用散文寫了他的愛爾賽龍旅行和一些歌詠自然界之美和高加索山鄉人之英勇的詩。

在一千八百廿九年回到了莫斯科之後，普式金在龔卜洛美娜小姐的家裏受到了很冷漠的招待。那時他便動身到坐彼得堡去，過度了從一千八百廿九年至一千八百卅年的這一個冬天。在這個時期以前，普式金曾經好多次去活動求得一張旅行西歐的護照，可是總沒有成功。現在，在苦痛的失望之影響下，長期旅行的希望便愈來愈劇烈了。他向本根道夫伯爵要求允許他到駐北京的俄羅斯

公使館去，可惜普式金的這個願望沒有實現。因為亞洲大陸的旅行以及和中國的文化藝術之接觸，無疑地會使他的天才益形豐富，並使他寫出新的傑作來，使人得以就中國之真面目以組成俄羅斯的社會。

因此普式金便不得不在聖彼得堡，於一千八百廿九年至一千八百卅年的這一個冬天編一種由他的中學老同學德爾維格 (Delvig) 男爵發行的新雜誌文學報。普式金為這僅出了一年的雜誌所寫的二十篇光景的批評文章，證明了他的精密而獨具隻眼的批評氣質。

可是工作並沒有能夠窒住他對於龔卜洛芙娜小姐的深情，於是在一千八百卅年的春天回到莫斯科去，在四月六日又提出了他的請求。這一次，他居然得到了她的父母的允許。在夏盡秋來，他動身到鮑爾弟諾村他的父親的所有地去；在那裏，因為伏爾加區虎烈刺疫蔓延，他不得不居留了三個月。這一段時期是他一生之中最多產的時期。他接連用散文體寫了五個短篇，題名為倍爾金故事集。他敏捷驚人地寫了一篇詩法微妙的詩，諾羅姆拿家接着又寫了四篇短悲劇，吝嗇的騎士，莫查爾特和沙里艾利，石客，和疫病期的宴會。這四篇詩體的戲曲，便是普式金深入過去的時代和分析外國民族心靈的驚人的才幹的極好的例子。此外他還在鮑爾弟諾結束了他七年以前在奧德沙開始寫的不朽的詩體小說歐琴·奧涅金。

在這部詩體小說中（長約五千餘行），普式金給當代俄國的生活畫了一幅偉大的畫圖。在讀者的眼前，鄉間貴族的顯赫的生活和聖彼得堡的高級社會的熱鬧的生活的光景，都呈現了出來，其

中還間以充滿了美，單純和色彩的豐富的俄羅斯的自然的描寫。這些形成了一個背景，在這背景上面，那些主要的主人公們都是那麼生動地活動着，戀愛着，苦痛着，而他們的名字，現在在俄國已被人拿來用作混名了。我們可以看到那靈魂太早開花，又太早萎謝的主角歐琴·奧涅金在這個人物之中，普式金加入了他自己的性格的特點進去；歐琴·奧涅金便是那些天生才具而無用武之地的人的典型，這一個典型的人，以後我們在自萊爾孟托夫到柴霍夫的一切俄國作家的作品中都可以找到。我們可以看到那先是奧涅金的朋友，後是他的仇敵而終於在一場決鬥中被他殺死的理想主義的熱衷的詩人蘭斯基，而蘭斯基便是在和生活之難堪的現實第一次接觸中隕滅了的。我們可以看到那成爲俄羅斯婦女之理想的妲蒂娜·拉里娜的美麗而動人的影像，她的靈魂的整個深和美是奧涅金所不能及時瞭解的。我們可以看見那妲蒂娜的姊妹，蘭斯基的戀人挑撻的娥兒，爲了她的無心的弄嬌作態，她引起了悲劇的結果。我們最後還可以看見一大批次要的人物，從拉里娜老夫人的乳娘等等起一直到那些很無足重輕的人物爲止；這些人物，普式金都能用一種明確的特點給與他們一個真實的存在。在行文之中，普式金還不時插入一些有時是抒情的有時是諷刺的，時是深切而嚴肅的枝節進去，然而却也絕對不妨礙這詩體小說的通盤結構。

歐琴·奧涅金的外表的形式，也是很出色的。牠證明了普式金的詩的技巧。爲了寫這篇詩體小說，普式金創造了一種腳韻與衆不同的十四行的詩節，至今傳爲「奧涅金體詩節」。靠了這種韻的排列和詩句的內部的韻律，歐琴·奧涅金便有了一種極度的輕逸，柔和和鮮明，而全篇看來牠又是

那麼地從容自然，簡直好像是用散文寫的。

從這個時候起，他的工作的性質改變了，而他的作品也更稀少了。普式金漸漸地常用那他從前用來作歷史研究的不大愛好的散文形式了。

回到了莫斯科之後，他便在一千八百卅一年二月二十一日結了婚。結婚的次年是很幸福的，可是不久之後，夫婦之間的教養知心情之深深的不同，便開始顯露出來了。普式金夫婦定居在聖彼得堡，在那裏，普式金夫人的古典的美不僅引起了社交界的注意，並且竟引起了沙皇的注意。年輕的普式金夫人不久便爲這種優閑的生活所迷惑住了。這種生活是需要很多化費的，於是普式金便不得不東挪西借日甚一日了。爲要度日起見，他又到外交部去任事，因而得讀檔案，從事彼得大帝時代之研究。這時，爲要補償他的債務起見，普式金想出版一種雜誌，可是政府却不與批准。

普式金在結婚之初寫了一批故事詩，如沙爾當王、司教和他的工役巴薩達（一八三一）以後四年，他又寫了死公主和七位騎士、金魚和金雞。這些作品，由於牠們的語言的單純和風格的優美，都使人不勝驚佩。這一個時期最重要的作品是詩劇青銅騎士（一八三二）。在這篇詩劇中普式金提出了一個至今莫衷一是的命題——個人和國家之間的關係的問題。

在一千八百卅三年，爲要對於哥薩克人浦加左夫（Pougatcheff）所掀起的暴動作一個歷史的研究起見，普式金動身到伏爾加東部各省去，因爲在凱賽琳二世的時候，那事件便是在那個地方發生的。在回來的時候，他著成了一部專門研究浦加左夫暴動史獻給沙皇。爲了發表這部著作，他

接受到政府二萬盧布的津貼。

在這幾年中，普式金在詩文兩方面都寫了一些十分完美的作品。在詩一方面，有紀念物、秋等，在散文一方面，有歷史故事甲必丹之女和幻想中篇小說錘形皇后，作風均以明確見稱。此外，普式金還着手寫埃及之夜和杜勃洛夫斯基這兩部作品，從牠們的開端看來，是可能被視為很重要的作品的，然而不幸都沒有寫完。最後，在一千八百卅六年，得到政府的批准和朋友的協助，普式金出版了他的文學雜誌現代人，這雜誌出了三本，他的有些作品便是在這雜誌中第一次發表的。

社交生活的惡勢力越來越窄，特別是在一千八百卅四年以後。在卅五歲的時候，普式金被派為宮中內侍。他都知道這個恩寵的隱秘的原因，那就是尼古拉一世要想使普式金夫人有出入皇宮的便利。再則，這個職分使普式金又添了許多新的社會上的應酬，并防礙他努力從事文學。在一千八百卅四年的夏天，普式金要求辭職去從事檔案的研究。沙皇答應他辭職，可是絕拒他披閱檔案，因此普式金便不得不告罪并收回辭呈了。第二年他又企圖擺脫那束住他的惡勢力。他請求告一個長假，可是他又得到了一個拒絕。這時他的境況愈來愈糟了。加之在一八三四至一八三五年的那一個冬天，莫斯科來了一個青年的法國人唐德思（Tanquet）做了御林軍的軍官。這位年青的軍官拚命地向普式金太太進攻。這些都使詩人的心靈狀態失去了平衡。在一千八百卅六年，普式金以及他的許多朋友都接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隱指他的妻子之不貞。普式金疑心那年青的軍官，便寫信去約他決鬪，可是經朋友調解，事情纔停當下來。唐德思以他對於普式金夫人的姊姊凱賽琳·龔卜洛芙娜

的戀愛來作爲他的行爲的辯解，接着便向她求婚。凱賽琳是真心地愛着那青年的軍官的，便答應了。於是婚禮便在一千八百卅七年一月廿三日舉行。風潮是平靜了下去，可是普式金却没有上當；他認爲這結婚是他的敵人的詭計和無恥行爲；接着他便證實了。唐德思利用着他的聯襟的地位，得到他的繼父荷蘭公使奈凱恩（Neckerin）的幫助，仍不斷地做出他的那種可鄙的行爲來。這些的結果便是二月九日的決鬥。普式金受了重傷，便在兩日後逝世，即一千八百卅七年二月十一日也。

普式金之死顯出了他的聲望之廣博，來瞻仰他的遺體的每天總在一萬人以上。在這些羣衆之間，很少有貴族的代表。當局怕民衆有示威行動，命令把那要在那兒做彌撒的寺院閉了門，并吩咐在擇定的日期的前一天在別一個寺院舉行彌撒。在彌撒完畢之後，棺槨立刻被送到離密哈伊洛夫斯可易五公里，在泊斯可夫省的斯維亞次高斯克（Sviatogorsk）修道院去。祇有普式金的最老的朋友杜格涅夫（A. I. Tourgueneff）得到那送柩車去的允許。

俄羅斯最偉大的詩人和作家便是這樣地逝世的。他的悲劇的命運可能作爲他的一篇名詩的根基。他的那些有時輕逸而快樂，有時嚴肅而深刻的作品，形成了俄國文化的主要部份。他的天才劃定了以後俄國的思想 and 文藝之諸大家所走的路。他的那些作品雖則已發表了百餘年，可是至今一點也不失去牠們的時代性。在普式金死後，別人論他的第一篇文章中，人們稱他爲「俄羅斯詩歌的太陽」，可是我們稱他是俄羅斯文化的太陽，或許是更確切一點吧。

普式金詩鈔一

艾昂甫

先知

心頭焦渴着真理
我在荒涼的曠野上逡巡，
一位大天使，生着六翼
在十字路口向我顯靈。
他用着輕輕的手指尖
像夢一般觸着我的眼簾：
我就張開我的眼睛
像一隻受驚的神鷹。
他觸着我的耳朵：
我的耳朵便充滿了音波；
於是我聽到天宇的運行，
天上天使們的飛舞，
水底海獸們的徐步，
和谷中了葡萄的滋生。
他觸着我的嘴脣，
拔了我罪惡的舌根

因為牠說廢話壞話，
他在我僵硬了的嘴巴，
用他的血淋淋的右手，
放進了一條蛇的舌頭。
他用劍剖開了我的胸部，
從那裏挖出我奔跳的心；
他拿了一團熔熔的炭火
在我剖開的胸膛裏塞進。
我像尸體般躺在曠野上，
上帝的聲音向我震響：
「起來，先知，看仔細，聽端詳，
受我的意旨的感興，
并走遍陸地與海洋，
用你的語言燃燒起人心！」

毒樹

在貧瘠的大荒裏，
在灼熱的土地上，
毒樹遺世而獨立
像猙獰的哨兵一樣。

乾渴的大漠之神

在暴怒的日子生了牠，
又用了毒汁灌進
牠的根，葉和枝柯。

毒汁穿過樹皮，一滴滴
掉下來在午熱中融開，
在晚涼中牠又凝結
成厚厚的透明的膠塊。

沒有小鳥飛來稍駐，
沒有猛虎走近，唯有黑風
有時長驅奔向這死樹，
然後又帶了死奔去無跡。

如果有浮雲飄過，
在牠濃蔭上把雨灑下，
雨水就變成鴆毒，
流到了焦土黃沙，

可是一個人虎視眈眈，
派一個人向毒樹前進；
於是他奉旨不敢怠慢，

取了毒膠來報命。

他取了致死的毒膠，
還帶着半枯的綠枝一根，
他蒼白的額上一條條
流着冷汗不停。

他並不空手回來，
可是他倒在帳篷的簾上；
這個可憐的奴才
死在無敵之君的身傍。

於是君主拿他的箭矢，
在這毒膠裏染浸，
他這樣分佈着死
給他遠近的鄰人。

二姊妹（沙爾旦王之一節）

三個姊妹，似玉又如花，
一天晚上，在窗邊紡紗；
一個姑娘說，「要是真的
我做了一位王妃，

我就要親手給那些好百姓
排大酒席請他們吃一頓。」

「要是我做了王后，」

那第二姑娘開口，

「我就要給遍天下
織挺好的羅紗。」

「要是我頭戴王后的冠冕，」

那第三位年輕姑娘開言，

「我就要替王上好好地
生養一個英雄豪傑。」

她剛把這話說出來

木頭門就輕輕地閃開，

從暗地裏，那位王上，

走進了姑娘們的閨房。

他靠近着籬笆

聽到了這番說話。

女孩子生英雄的夢想，

他聽了喜氣洋洋，

「好姑娘，又漂亮又年輕，

你就做王后吧，養一個豪英！

這英雄，你可要記住，

你需得在九月裏養出。

你們呢，我的姊妹們，
那王上說，「你們也不用擔心！
離開你們的屋子，跟着我，
跟着你們的妹妹，高高興興地走：
你可以做一個織布匠，
你呢，我叫你做廚娘。」

普式金詩鈔二

李文望

夜

我的聲音，對於你又頹唐。又歡喜。
攪擾了暗夜的沉寂。
一枝孤燭悲哀地在我旁邊燃燒；
我的詩流動，消隱，音響如潮，
這些愛的溪流如此擁着你流，
在黑暗中，你的眼睛幻異地向我引誘，
牠們向我微笑，我又聽到您神聖的聲音，
「朋友：溫柔的朋友：我愛：我屬於您：屬於您：」

夜鶯

春天裏，當安靜的公園披上了夜網，
東方的夜鶯徒然向玫瑰花歌唱：
玫瑰花沒有答覆，幾小時的夜沉沉，
愛的頌歌不能把花后驚醒。
你的歌，詩人啊，也這樣徒然地歌唱，
不能在冷冰冰的美人心裏喚起歡樂哀傷，

她的絢麗震驚你，你的心充滿了驚奇，
可是，她的心依然寒冷沒有生機。

普式金詩鈔三

木子

詩章

當我徘徊於喧囂的街上，
坐在無知的少年間，
或走進嘈雜的教堂，
我總在自己的幻夢裏沉湮。

我說：年華過去如飛，
我們不久也將不見，
都要回歸于永恆的門裏
任何人的時期都不遠。

我看到一棵橡樹獨聳，
我想：這森林中的老者，
他生存於我一世，自始自終，
正如他生存在我父親的時代。
仁慈地撫着那孩提，

我想：永別了吧，
我把我的地位讓你，
我應該凋謝，你應當開花。

在每一日，每一年
我想着未來蘊藏着什麼；
我推測不知在那一天
我將一去不再活。

在飄泊與風浪的掙扎裏，
我覺得死亡超于幸運！
或者我的形跡
已距離冷的塵土很近！

我無生命的軀壳，
到處都可以朽腐，
可是我希望寄託
在我親愛的鄉土，

讓那些青春的生命悠然
嬉戲在我墓門外，
讓那冷漠的大自然

炫耀他永恆的光彩。

報西伯利亞

在西伯利亞的鑛山深處，
保持你們的堅忍，
不要消失了你們慘痛的辛苦
和偉大的不屈的精神。

這不幸的姊妹，希望，
在幽暗的地下層，
振起熱情和興奮：
理想的好日子快來臨。

愛人和朋友
穿過黑柵向你前進，
正如我歌唱的自由，
走進你的牢門。

沉重的鐵鍊將解脫，
重垣也將崩倒，
自由快樂地在門口迎你，
兄弟們交還你劍和刀。



像描白曼思霍：坦斯森羅

霍思曼詩鈔

周煦良

一
櫻桃樹樹中最嬌，
日來正花壓枝條，
林地內馳道夾立，
悅季節紛紛披白。

現在，我七十年紀
二十歲已不再至，
七十春除去二十，
我僅有五十能得。

見說人賞花情致，
五十春亦不夠事，
我其去林中走走，
看櫻雪枝頭堆厚。

一一

我心中載滿了傷悲，
為昔日黃金的友人，
為多少朱脣的女兒，
為多少健足的少年。

健足的少年安臥在
無從飛越的溪邊；
在褪去了玫瑰的田裏
沉睡着朱脣的女兒。

三二

那年我二十一歲
有個聰明人對我說道，
「送人錢，金鎊，和幾尼
但莫把你心兒送掉，
送人以明珠和紅玉
但善保你情意的自由。」
可我才二十一歲，
同我真沒有說頭。

那年我二十一歲
我還聽見他談論，

「人的一顆心從不會
白白掏出來奉贈，
要賠上多多的嘆息，
再賣你無窮的戚戚。」
今年我二十二歲，
唉這話是的確，是的確。

四 某木匠子

「絞手在這裏停住他車子：
現在是好朋友也得要分離。
願你們都好，不好的是我：
你們活去，孩子，我死就是了。」

「唉，我要是安心點在家裏
做學徒，學會我父親的手藝，
我要把穩着木鉤和小斧，
孩子們，我不會走到這一步。」

「如果那樣，我也許會替別人家
樹起木架子來，看他們朝上掛，
決計不至於把我自己斷送，
如果我放着壞事不去碰。」

「現在，你們看，我吊得高高，
路人看見我都停步說笑，
朝我揮拳頭，朝着我咒罵，
不想我愈弄，愈弄得不像話。

「我吊死在這裏，在左側右側
吊兩個窮漢子，爲了做賊，
我們的運氣可算一樣壞，
當中間這個，雖說是爲了愛。

「瞠目而立的同志們大家，
從今天以後換條路走去罷；
看看我頸子再摸摸你喉嚨，
大家同志們，壞事莫去碰。

「那一天乖乖的賺個好收場，
不要學你朋友糊塗到這麼樣。
願你們都好，不好的是我：
你們活去，孩子，我死就是了。

五 新兵

子，家丟在後面，
把手牽起你朋友，
去罷，運氣陪你去，
有祿如塔在此鎮守。

回家時趕個星期日，
祿如鎮街道正寂寂，
祿如鎮鐘聲正召喚，
向農場，磨坊，和巷陌。

回家時趕個星期一，
祿如鎮市集正熱鬧，
祿如鎮聖樂在飄奏
「得勝的英雄們來到。」

回家來做一個英雄，
不然就永不回家，
你丟下的孩子們會想到你，
想你到祿如塔塌下。

你將注聽着笳聲
在朝霞的國度裏吹起，

要使凡英格蘭的敵人都抱怨天不該生你。

你將等末日的吹角
在朝霞的大地上躺着，
你將使同伴的心腸
過此爲你而槍楚。

丟在你後面，你的家
你鄉下的鎮上的朋友：
鎮上和鄉下啊會想到你，
想你到祿如塔沒有。

六

那時候我啊心頭有你在，
我是有自愛又幫人忙，
遠近一帶子越來越奇怪
我真的一點不荒唐。

現在呢這點心腸放過，
什麼事我也不想了，
遠近一帶子他們又說我

可不和我原來一樣了。

七

我鋤地，翻泥，掘草，
採了花去趕市集：
市散又帶了還家，
它不合今年的顏色。

於是我往返播種，
待他日女我的少年，
那時我將為陳死人
躺在種子下面。

有些種子鳥吃掉，
有些為時令摧殘，
但這裏那裏見到
幾點孤星放綻。

年年淡葉的春天，
田野將載來這點，
佩給不幸的少年，
當我是死了，去遠。

紀念 A·E·霍思曼

勞倫斯·霍思曼

關於大我六歲的長兄，他早年生活，除開聽他自己同別人有時提及外，我一些不知道，一個法國人譯了一些他的詩，他在給那法國人的短短自傳裏，這樣說着：

我生在弗司脫州 (Worcestershire) 不是雪洛潑州 (Shropshire)。在雪洛州我從未久住過。我父親是蘭克州人，母親是康佛爾人。我對雪洛州這樣懷念，因為那裏的山，是我們西方的天際線。關於 Hughley, Abdon under-Clee 等詳細地理知識，我有時錯得很多，不過 Ludlow, 同 Wenlock 我是熟的。

我對於天文學的興趣，差不多能記憶時即開始；理由我想是家裏有這樣一本小書。

我生長在信奉國教的家庭，守舊派宗教的家庭，那實是我所知道最好不過的宗教。但我在八歲所讀的蓋潑利埃的古典辭典 *Lempriere's classical Dictionary* 使我喜歡希臘羅馬的異教，甚於耶穌教，十三歲我放棄了耶穌教，到二十一歲，我成爲一個無神論者。

我從未受過科學教育；我在八歲，或更早些，便開始寫詩，但在五歲前，寫的都很少。

末了幾句話，需要說明。他作詩的本領很大，不但是正經詩，連應時詩也非常多的。早年時他的詩多得用不了，有時便假說別人做的。我的第一首十四行詩是在六歲時寫的，那時我還不知什麼是十

四行體，是由他那種催眠術似的暗示從我心裏強拖出來的，或擠揸進去的。這種暗示在那時完全叫我相信這首十四行詩是我做的，雖然我現在明白多了。

在他領導之下，我們一家七人，都寫起詩來了，就是無詩才的也參加。抒情詩，民歌體，十四行體，敘事詩，玩笑詩，合作詩（每人都參加，但不用同一節奏）這些所佔據了的我們的時候，差不多與平常小孩們玩耍一樣多。就是玩耍，也由他領導，我們跟着。

他的早年教育起先是由一個保姆擔任的，後來進了一個媽媽學校，那裏拖鞋常是用作責罰的刑具的。十一歲時，他被選為勃朗司格羅胡 Bromsgrove 學校的基金公費生。那裏他一直住到中學時期。

一八七七年他在牛津聖約翰大學得了公開給外校的獎學金，那年秋季，他就上了學。選擇那個大學並不具什麼特別理由，除非為着學問好根底的需要。其他有兩個學校也許對他更適宜些，但不幸父母反對，父親連投考都不許他投考。牛津白理爾學院獎學金，因為他不贊成白理爾校長求惠脫博士的宗教思想；劍橋也不許去，除非他能在劍橋聖約翰大學得到一個獎學金，因為那裏叔伯輩，祖父輩曾舉過業，有一個并且當過主任。

劍橋大學有一種專攻古典文學的制度，對他的學業的開始或較牛津更為適宜。一八七八年牛津學士位初次試驗，他得第一名；但二年後在最後試驗時，他竟不得入選。他的大學教育就因這樣一個奇蹟終止，至少那時想升劍橋或牛津任教的希望是斷送了。他逼不得已，接受皇家商標局的職務。

那裏他做了十年事。

末次考試失敗的原因，新近由他一個同時在牛津的朋友談起，是這樣：他覺得有一部份問題無法答得充分愜意，於是索性繳了白卷。所以，他自己也說，看卷的人除給他不及格外無第二個辦法。不過據我最忠實的回憶，他從未給家裏人說明任何理由（在家裏這失望自然是很大的。）

離牛津後，他仍保持學生的資格。後來各種必需的考試都及格了，在一八九二年，他同時得了學士與碩士。那時因為他已在各種學報中發表關於古典文學的文字，掙得了相當的名氣，倫敦大學就聘他為拉丁文教授。

在篇首我已引過的自敘中，A說「牛津對我無甚影響，除開我在那裏遇見了我最好的友人。」這話並不像他自己願意的那樣真實：因為這至少是確定的——他從牛津回來後，另是一個人了。也許由於考試的打擊，在離家去就商標局職務之前一年，他完全收斂起自己，連對家裏人都不多話，變成一個沉默的不可揣測的隱者。一直到上大學前，他總是我們合羣生活與學識的領袖，我們玩樂的發明人，我們戲班的編劇兼監製（演的一日臨時編排的）我們寫散文或詩的激發人，我們家庭雜誌的編輯與主要撰稿人。自他由牛津回來，並且一直好多年，我們都不清楚他；大約——雖不全是——他決心不讓人知道他。他從牛津回來，好像深怕人家給他同情，所以竭力使人家不同情他。起先他不過偶然如此，後來一年年下去，他簡直不允許人來消除一點點他和別人中間的隔膜。

不過在牛津頭幾年，他寫給家裏人的信是生動有趣的，就是假期中他待人的和藹也毫未減少。

他逗我們的一些最好的玩笑詩，大約一定就是在這些假期中寫的。我們的夜間娛樂，一直自我能記憶時起，常是半文藝性的。其中一種是寫短詩，由家裏人每人說一個名辭（noun）都要寫在詩裏面。下面是這樣一個例，這樣的詩，A在十幾分鐘內或廿分鐘內就能做出。這些名辭是帽，小說，銀行家，黃瓜，船，節縮。明顯地末一字最難。且看A怎麼辦：

At the door of my own little hovel,

Reading a novel I sat;

And as I was reading the novel

A gnat flew away with my hat,

As fast as a fraudulent banker

Away with my hat it fled,

And calmly came to an anchor

In the midst of the cucumber-bed.

I went and purchased a yacht,

And traversed the garden-tank,

And I gave it that insect hot

When I got to the other bank;

Of its life I made an abridgment

By squeezing it somewhat flat,

And I cannot think what that midge meant

By flying away with my hat.

一個聖誕節（我想是一八九七年）我們作了一個更雄圖的試驗，產生了很可紀念的效果。各人寫一篇故事，在聖誕節前晚左右，讀給合家聽。A寫的是一篇散文詩兼用的家庭素描，題目是「與皇族在一起的一晨。」開頭一句是：「前面草地上的豬羶，」國王喚着：「你們當中一個借我一架大炮吧。」沒人借他大炮，於是他從早餐桌上攫取了一個茶匙，拔腳跑出宮門。」整個的故事——我想這是他寫出來的惟一的完整故事——一兩年後未得他的允許就在校中雜誌刊出，那時雜誌的編輯是另外一個兄弟。此後這故事便為一家視為不公開的私寶，作者絕對禁止翻印。

在倫敦大學時，A寫了些應時的玩笑詩投於大學雜誌，其中三首（雖不是他最好的，）在一九三五年他允許私下重印。他又在大學文學會內，大約一年一次，宣讀關於一個英國詩人的論文。他所選的詩人是天尼生、亞諾德、朋思、堪倍爾、達爾文、司文朋，與十九世紀的斷續派詩人。他十分同情的，只有二個：亞諾德、堪倍爾，其餘多少都受他的譏刺。對於朋思，他很不客氣，一個蘇格蘭教授，怒向何地站了起來，宣言他永不會饒恕那對朋思這樣不敬的講演人。要是我再用其他叫我毀去的材料來激

增讀者的興趣，那我太不仁了。這些演講稿都得與那更佳的他於一九一一年受劍橋大學聘為拉丁文教授時初次演講稿遭同一命運。他不許印刊這演講稿是因為其中關於雪來手稿一句，不能找出他所引證的書，而以後的考證又與他不合。

在我已引過的自傳中，A這樣寫着他在倫敦的年月：

當我在商標局時，晚上到倫敦博物院讀了許多拉丁文希臘文書。在倫敦大學，因為不住校，我在倫敦近郊的租房裏住。

「一個雪洛潑州的少年」是在黑格脫區，北路十三號，拜倫族舍內寫的。從一八八六年到一九〇五年，我住在那裏。一個雪洛潑州的少年」送給麥美倫公司去印，但他們不收，後來聽說是由於馬來 John Morley 先生的一句話。馬來是他們的園稿人。一位朋友又介紹我給開肯保羅書局，但這書是我自出錢印的。

他的詩集名稱的變更，就由這個朋友（A. W. Pollard）的建議。這變更對於這書的幸運很有相當的幫助。他本想叫做「脫蘭斯·黑塞的詩集」Poems of Terence Hearsay。坡拉得說「一個雪洛潑州的少年」好些。這個好勸告，幸虧作者竟平心靜氣接受。

「一個雪洛潑州的少年」（自傳繼續着說）是一個想像的人，帶有我自已一些性情同人生觀。書中很少是自傳式的。

至於關於這些詩的影響，他又說：

「希臘抒情詩選的讀者」不是我的好名稱。自然我讀過這書，或讀過大部分。但並不特別仔細，而我喜歡的希臘詩

人是埃司克拉司無疑地。我不知不覺受了希臘拉丁的影響，但批評家稱我的詩是「古典式的」，使我驚奇。我的詩的主要來源，我自己覺得的是莎士比亞的歌，蘇格蘭邊境民歌同海納。

有人問他「一個雪洛潑州的少年」是否「悲觀襲擊時期」的產物，他回說他從未接受過這樣的襲擊。

第一我不是一個悲觀者，我是一個退化論者（正如喬治·愛理阿脫所說，不是一個樂觀者而是一個進化論者）；同時哲學是建在我的人生的觀察上的，不是建在這樣瑣碎無經的個人的歷史上。第二我規規矩矩寫詩，要等到我生活中的情緒冷退後才開始。並且據我自己所知道，我的詩的主要來源是我的身體，譬如一八九五年頭先五個月是我寫詩最多的時期，而那時我養息着喉痛。

末了他對同一通信人寫着：

我尊敬哲學上愛拔鳩魯派基於司多克派哲學，但我敬的是阿利司替波司 Aristippus of Cyrene。他對字是無恐懼的。你所提及的作家中我讀過而很敬慕的只有二個，拜司格爾同利阿拜提。哈代我很喜愛，他的幾部小說，同一小部份詩很使我敬仰。

因為其中幾個問題，你用恭維我的好奇心問着，這些後世也許有人問，且大都只有我能回答，所以我回你這封信。英國小說家中較哈代更使 A 喜歡的是奧司丁。他把這意思告訴了哈代，哈代回答說：「當然了，這是更偉大的東西呀。」他是什麼意思，A 說「我可斷定我不知道。」

另外他仰慕的一個人，出人意料，是克列司替娜·洛塞諦 Christina Rossetti，他說後世人

也許會把她擺在司文朋上。這仰慕我們都有，我二次介紹讀他所不知道的洛塞諦的詩；關於第一首詩他叫我送他一本，關於第二首，「生命的河」他說，「這正是值得寫的那種玩笑詩。」這個批評多少給我安慰，他也曾經形容我自己的祈禱詩是玩笑詩。幾年後他說這些詩是我所寫中「最聰明的」詩。從這些例子我知道他把玩笑二字用在詩上，並無褒貶的意思。

在他被聘的倫敦大學教授以前的年月，A離着多數家人，遠遠站着，從偶然的會面，從我們的正經的通信，我都找不着值得可以說的。一直等到「雪洛潑州的少年」出版後，我們的通信才較多，他的信札也回復到從前一樣的有趣和個人情調。「雪洛潑少年」出版，家裏一個人讀了頭六七首詩後很驚奇地叫着：「A是有心腸的！」這很夠證明在他大學事業失敗後，他是怎樣氣憤，怎樣忍痛掩藏起他的心腸。但就是拋棄我們早年慣過的生活時，他仍關懷我們文藝方面的努力，如果有作品叫他高興，他就讓我們知道。當他的姊妹克利門司的小說「人變的狼」於一八九九年在阿脫朗太雜誌號登出時，她接了他一封熱忱稱讚的信，開始就是「好極了，好極了，好極了！」很早我自己寫詩，小說，戲劇時，我對A的意見，比任何批評家或讀衆會想會說的更爲關心。

事情很巧，我把我的第一本詩集手稿送給他請他評正時，他正瞞着我預備着刊行他自己的詩。我接了他兩封長信，寫着細密的評語。有時他的評語很刺痛人，但他也很慎重，如果他覺得有該稱讚的地方，他總是稱讚的。我們的詩集出後不久，我接了他一封信。如果我先講明我會替我的詩集「綠帷」製了一個很繁細的金卷式在我以爲是很美的封面，這信的內容便容易懂得。「有一天，A寫着：

宴會時，坐在我旁邊的一個人，以為談談你同你的詩，可以引起我的興趣。他說他喜歡「綠帷」，他又說雲洛灘州的少年有一個美麗的封面。「你的親愛的兄A.E.H.再啓：他沒有說「綠帷」有一個美麗的封面，至今沒有再再啓：我正要封這信時，想起了下面這句含毒的批評：我儘願儘願人家把我的詩錯認爲你的詩，但不願人家錯認你的詩是我的。

這樣文章他最喜歡寫，對我沒像對其他那末帶惡意，因爲他知道我也喜歡看的；我很知道有時他背後恭維我，雖然當面他喜歡這樣。不過無疑地他真喜歡寫或說苦辣或輕蔑的句子，對着那些該怎樣對待的人。他有本筆記簿，裏面充滿着這樣語句，明顯地等着一個適當的目標，來放射。其中有許多已在他的批評文中用過——他自己編校的古典文學的序言中，他對一些不該稱學者而自以爲學者的書評中。我們可以看出，要是那人名氣愈大，他愈喜歡把他拖進泥坑裏去。

他用這些攻擊在學術界以爲有重要地位的某種人，我這裏不把名字指出，舉幾個他那溫文的蠻氣的例子，使不讀他所編校的古典文學書的人，也可看看他那罵人的才能。這使在他那時的學究中（他自己所鄙棄的稱呼）是一個最可怕的，也許是最可恨的一個。

這很容易明白爲什麼X先生不肯說出人家的真情。他怕報復，他怕人家也可把他的真情暴露出來。要是X先生是個郵票，他可以做個好郵票，但膠性不足；批評家的美德。一個批評家是自由的，超脫的。

再舉一個例，結束這些無名的攻擊目標。不過這例子，若不把名字舉出，便失了意義：

司文朋這個批評家，好得與最好的犀牛批評家一般，——不過比他同類參考來犀牛好。要當一個好批評家，你的痛苦感受性，得比這些聞名的四脚厚皮獸靈些。司文朋讀沙士比亞像一隻熊搜索蜂房，他吃着享受着蜜，同時蜂無法刺穿

他的皮。

這些都證明 A 認爲真理是批評家或學者的另一責任時，他喜歡把真理說得使人氣惱。同樣的（但不關文學而關道德）是他的這個評語：他說貞潔是最出乎常規的兩性關係。這很真，但不能說得令人更氣憤了。

A 對大小事固執，求正確，可以舉他回答一個友人的信爲例。她歎息她不能得着「最後之詩」的第一版本，只得滿足於第二版。「要是這樣，」A 說，「你得着了較有價值的版本。在第一版中，少了一個逗。」

一般人有這印象，以爲 A 不喜歡人家問他關於他的詩問題。這不是我自己的經驗；要是這問題是有意義的，他喜歡回答。有一次我問他，他那些很幸運地選著的形容字，還是自然而來呢，還是艱難困苦中得來的。我舉了一個例「Coloured counties」（塗上顏色的州郡，）這綴詞是已出了名的。他說：「你偏挑出了這個，倒很有意思。當我初寫時，我寫了一個平常的形容字，暫時把空格填起，但不能使我滿意。於是腦中轉着這詩，我去睡了，做了夢。在夢中我找着了 Painted（畫。）我醒後知道 painted 也不好，後來使我想到了 Coloured，才是好字。」

我在他的筆記簿中，找出了原稿，可以證實他的話。原稿中寫着這些形容字 Sanny, Pleasant, Checkered Patterned；但 Painted 沒有，這是不需要寫下來的。

上面幾頁中我已舉出例子，A 對智人的愚蠢是怎樣無情面，尤其是那些擺出學者樣子的愚蠢。

在這方面他殘忍得夠味兒，但對道德上的愚蠢，尤其對有煩惱的青年的愚蠢，他的傾向可正相反。即使是他自己所不能忍受遠離正義的事，若他已允相助，他決不會退縮。我知道有一件事，他形容這種行爲是罪惡的，但這行爲並未變更他與這罪人間的私人友誼，而這罪惡又是冒犯他自己的。某種上帝與人的而爲一般社會強加認的法則，他十分厭惡，他承認人性不是完美的材料，所以他很寬容牠的錯誤。這在他印行的許多詩中，明白顯示出的。

二年前當我們同在度一假期時，我覺得A說話說得比我一向知道的多。一首詩叫做「除夕」的，在牛津時代發表於一個雜誌內，他說是在廿歲時寫的。「那時我是一個信奉自然宗教者 *Deist*。」我問他：「現在你怎樣稱呼自己呢？」——一個反知論者？ *agnostic*？「不是的，我是一個無神論者。」他肯定的說。於是他繼續着說英國國教是最好的發明，較其他宗教式樣少擾人，且略去「許多耶穌教的無聊。」他又說耶穌教用之於社會，傷害最多。

他說靈魂不滅的信仰對好道德是無需的。希伯拉人的道德戒律，較之埃及人的爲高，他們不肯因埃及人的迷信，而搖動他們對來生的不信。

他作大學生時用假名發表的某種作品，他說如果我能讓人們永遠忘記了，他是很感激的。這些較在家時所寫的還差，因爲不是爲娛樂而寫的，而是定期出的貨。

關於他的詩替他所贏得的名譽，近來他寫信給一個美國人：「雖然名譽不能給我活活的快樂，牠有些像床褥般夾在我與硬地之間。」

寫這信時，生命是已不能給他任何安慰了。

好幾年來他堅拒着國內外各大學要給他的學術榮譽。他二次拒絕他自己的大學，牛津大學想贈與他的榮譽文學博士，一次在一九二八年，另一次在一九三四年。

五年前他對我承認他還有一次拒絕，這拒絕他一直到那時守着秘密。好些時從兄弟關係上我覺得有一種榮譽——皇家的勳章（Order of Merit）是他能接受，而未給他的，既然別人與我有同樣感覺，我就問他，他會接受嗎？他回說不接受。我失望了，便問他為什麼。他說雖然他知道如果他活到八十歲，這勳章會授給他，他已決計不收受任何榮譽，尤其這個榮譽，因為常常得非其人。他說他曾替白理極司 Robert Bridges惋惜，因為他與高爾斯華綏同時受這種榮譽，而高爾斯華綏的文章，白理極司同他倆個都厭惡；白理極司也承認當時情形，並未給他愉快。

我猜想我那時是強迫他說下去，因為他突然面紅了（一種意料不到而從他年輕時一直保留着的天賦。）於是說道：

其實，不久以前鮑爾溫先生確曾寫信給我說皇上預備授給我勳章。我相信這一次同時也會授於蕭伯納的。上面我已說了些理由，我人不能忍受初見皇上的麻煩，所以我婉却了。不過（他又說）我不願意人家知道這太對不起皇上了。

我不知道誰傳出了這秘密。長兄去世後，別人也知道了。並且這些話已載在報紙上了。

三年前他的健康急速地下退，他步行的力量，他一生最適宜的自然的伴侶，這時也減弱了很多。一九三六年正月初他的病勢很嚴重。人家以為他的生命延不到一星期，但一到學期將近時，他

表示了要離開療養院，回到教室去授課的意思。醫生告訴他這不可能。他回說：「這是我的責任，我的愉快；我非去不可。」學期終了時，他寫信告訴一位家人說，他從來不曾講得那樣好，但這努力把他送回了療養院。第三學期開始，他又去上了兩次課，是坐着上的。這便是他的末日了。

他的遺灰葬於 Tundlow 教堂北牆下，在墳上是寫着這樣幾行字的一塊墓碑：

紀念 A. E. 霍恩曼，牛津大學碩士，劍橋大學拉丁文教授，劍橋大學三靈學院院理。

「一個雪洛潑州的少年」的作者。

一八五九年三月廿六日生。一九三六年四月三十日卒。

好睡。入定之解脫，

不滅的靜謐。

這些算是你的。

(林 率譯)

再會

哥德

是真的麼！星中的星，
我又把你壓在心上！
唉，那別離底長夜是
多麼深暗，多麼悲愴！
是，果然是你，我快樂
底甘美親切的源泉；
回首那過去的苦痛
我現在還不禁寒顫。

當世界，在混沌裏，輪
在上帝永恆的胸內，
他用崇高的創造樂
把太初的時辰安排，
說出了：「要變化！」——於是
響了一聲痛楚的「唉！」
宇宙，猛烈地掙扎，便
在現實裏片片劈開。

光突然開放了：黑暗
于是和它倉皇分離；
森羅的泉元，散開來，
立刻紛紛互相逃避。
在雜沓，荒野的夢裏，
每個都向遠處飛奔，
殭冷，在無窮的空間，
沒有願望，沒有聲音。

萬有都暗啞和荒涼，
上帝初次感到寂寞！
于是他創造晨光去
垂憐那無邊的冷落；
她把一片黯淡幻成
萬千種和諧的色彩；
于是那剛纔分離的
又能夠開始去相愛。

于是帶着猛烈衝動
有緣的又互相追尋；
脈脈的心情和視線
同轉向無窮的生命。

管它是強奪或甘願，
只要能夠相拏相摟！
阿拉用不着再創造，
我們創造他底宇宙。

這樣，我乘着晨光底
翅膀，飛向你底嘴脣
星夜用萬千顆金印。
使我倆結合更堅定。
我倆是衆生底榜樣
在歡樂或在悲哀裏，
第二次呼喊：「要變化！」
再不能把我們分離。

(梁宗岱譯)

幽林與深山岩

哥德

浮士德(獨白)

崇高的大靈，你賜給我，賜給我
一切我所祈求的。你並不徒然
在火焰中對我顯現你底面龐。(註一)
你賜我這莊嚴的自然做王國，
又賜我力量去感受，去賞玩她。
你不僅許我作那冷靜，驚羨的
探訪，還讓我去熟視她底胸懷，
像熟視一個知己底胸懷一樣。
你把衆生底行列帶過我面前，
教我一一地認識我底弟兄們
在空中，水中，和幽靜的叢林間。
當暴風在樹林裏怒號和狂吼，
矢矯的蒼松倒下來，把鄰近的
細枝和巨幹紛紛衝掃和壓倒，
隆隆的聲響轟然震激了山嶺，
你便領導到這安穩的岩洞，

教我默識我自己，于是我胸中
 秘奧的玄機一一地袒露出來。
 然後，當霽月在我眼前冉冉地
 上升，從石壁，從濕漉漉的林莽
 便浮起古代萬千銀色的幻影，
 來柔和我沉思裏嚴凜的快樂。
 啊！人永遠得不着美滿，我今天
 已深感到。你賜我這令我漸漸
 接近神靈的福樂，同時又賜我
 這個我再也不能分離的伴侶，（註二）
 雖然他，冷酷而且傲慢，強逼我
 在自己面前屈辱自己，并且只
 一爐氣你底恩賜便化爲烏有。
 他在我胸中煽起了一團野火，
 引我不倦地奔向那美的影像；（註三）
 因此，我在慾望中顛仆向享樂，
 而在享樂中我又渴想着慾望。

（梁宗岱譯）

（註一）這段獨語是對地靈說的；在浮士德第一幕裏，地靈曾向浮士德顯現過。

（註二）指魔鬼彌非士拖弗烈斯。

（註三）浮士德底愛人 Gretcheno

瑪利浴場哀歌

歌 德

如果人在他的痛苦中靜默，
一個神就讓我說，我苦惱什麼。

如今再見，我該有什麼希望，
從這天還關閉着的花苞？
是樂園，是地獄，都為你開放；
心情激動，是怎樣不定漂搖！——
再沒有疑問！她走到天底門檻，
她高高舉起你在她的雙腕。

你那時被迎接在樂園，
好像你值得享永久的美麗；
再也用不着企求，希望，想願，
這裏便是內心努力底目的，
當你向着這惟一的美觀看，
渴慕的淚泉便立即枯乾。
白晝怎不鼓起迅捷的羽翼，

分分的光陰彷彿都逼着趕來！
黃昏底吻，一個忠實結合的印記：
縱使當着明日的太陽，牠也存在。
時辰彼此相似，在溫柔遊蕩，
姊妹般，却又不完全相像。

最後的吻，殘暴而甜美，牠切斷
錯綜的意情底華麗的簾幕。
於是跑啊，脚又停滯，躲避着門檻，
像裏邊一個執火劍的天使將他驅逐；
陰鬱的途中，目光悽愴地凝視，
回頭看，樂園底門却緊緊關閉。

於是自家緊緊地關閉，好像
這顆心從未開閉，也未曾感到
那些幸福的時辰在她的身旁
和天上粒粒的星比賽照耀；
懊惱，懺悔，譴責，憂鬱
折磨牠，在沉悶的氣團裏。

宇宙不是殘餘的嗎？巖壁再也不
被些神聖的陰影籠罩？

莊稼，牠不成熟嗎？一片碧綠的平蕪
就不沿着河流展遍樹叢牧草？
那時而無形象，時而萬象具呈
超世的偉大就不籠廓空中？

怎樣輕盈地，明媚地交織，
天使般從嚴肅的雲壇
一個窈窕的影子從陽氣中升起
好像她，在蔚藍的天端，
你看她在歡悅的舞中支配，
在最可愛的形體中她最爲可愛。

可是你只可以在瞬間把牢
一個空中的幻影，當作她；
回到心裏來吧，心裏更容易得到，
在心裏，她在許多形體中演化；
一人演變成無數的形像，
越變越可愛，千番百樣。

她迎接我在門前彷徨，
隨後一段段加福於我；
就是末一次的吻後還將我趕上，

在我骨邊歷上最後的一個：
圖像永久這樣明鮮生動，
用火焰底文字寫在摯誠的心中。

寫在心中；心堅固好像錫築的高壁，
牠爲她自家保重，也保護她在裏面，
牠爲她歡悅牠自己的延續，
牠才自覺，若是她有所顯現，
在這般可愛的牆內更爲自由，
心頭跳，只在感謝她一切的時候。

那時感到要愛，那時的需要
都消逝了，被對方的愛消却；
立刻得到了希望底歡悅，
快樂着計劃，決斷，勇於專業！
若是愛給愛者以靈感，
那些事也會最可愛地實現；

其實由於她！——一種內心的憂憚
討厭地沉重，壓住靈魂身體：
在心博空虛底荒涼的空間
目光被些恐怖的幻影圍起；

從熟識的門檻內有希望朦朧，
她自己出現於和霽的日明中。

神底和平，（我們讀古哲名言，）
在世上使你們幸福，甚於理性，
在最親愛的人底前邊，
正好和他相比的，是愛底和平；
心平息，那最幽深的心懷
屬於她，那心懷什麼也不能妨害。

在我們胸懷純潔處湧起一種追慕
自己情願由於感謝的心情
獻給更崇高，更純潔，生疏的事物，
解開謎惑，獻給那永久的無名；
我們說：虔誠！——這樣幸福的高巔
我覺得有分，若是我立在她的面前。

在她的眼前，像是受着日光底支配，
在她呼吸前，像是在春暖底風中，
自我底意識在嚴冬的穴內
冰殭得這樣久，如今却已消融；
自私，自是，都不再延續，

在她來臨前牠們都已散去。

她好像說：「一時復一時

生命和露地呈給我們，

昨天的留給我們些少的消息，

明日的又禁止我們知聞；

如果我們怕那黃昏來到，

日落了，還看一看，什麼使我們歡悅。

「所以要像我似地作，聰明快樂，
看定了剎那，不要推延！

更快地迎上牠，親切活潑，

在工作中爲了歡喜，也爲了愛戀；

只要你永久天真，坦白胸懷，

你就是一切，不會失敗。」

我想，你說得好，爲了陪伴

上帝把剎那底恩惠贈給你，

人人覺得在你溫柔的身畔

一瞬間是運命底寵兒；

但是風吹開了你我，令人生畏，

有什麼幫助呢，學這麼高深的智慧！

現在我遺了！現在這一分的時間
什麼適宜牠呢？我無法述說；
她在美上又給我一些善，
善只苦惱我，我心須擺脫；
一種不能抑制的思戀追逐我，
除去無邊的淚却束手無策。

就往下湧吧！流着不停；
可是從未能止住內心的火焰！
才休息，又在我的胸中掣動，
生和死在裏面恐怖地爭戰。
也許有些藥草解除身體底痛苦；
只是精神却缺少決斷和意志，

也缺少理會：怎應該把她失却？
幾千遍反復她的圖像：
牠時而停留，又被撕去，
時而暗淡，時而在純潔的光芒；
這去而復來，潮升潮退，
怎能助長些最少的安慰？

*
*
*

丟我在這裏吧，忠實的伴侶！
讓我單獨在巉巖，沼澤的中間；
永久前進吧，你們的世界沒有關閉，
地也廣，天也偉大莊嚴；
你們觀察，研究，事事搜羅，
自然底神祕被你們摸索。

我的世界，我的自己却已失落，
我曾經是羣神底愛寵；
他們試練我，給我 Pandora，
所以財寶豐富，危險更豐；
他們逼我啓開好施捨的口唇，
他們分離我，讓我沉淪。

(馮 至譯)

一八二三年九月五日，年逾古稀的歌德在瑪利浴場和他所愛戀的十九歲少女，Ulrike von Levetzow 姑娘分離後，一路心情起伏，寫成這首哀歌。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譯者誌。

明麗之歌：自跋

徐 遲

這一冊第二詩集的命名的來源是一個夢：夢見水，夢見船，夢見兩三莖開在水上的花，又夢見題名「明麗之歌」的自己的詩集。夢是四五年前的事，今日是實現了一個夢。

有一個時候，對於詩是失望了。詩不但不能給我愉快，且使我失望。於是我不但停止了寫詩，且停止了讀詩。稱呼過去的自己是一個傻子，希冀今後的自己是一個聰明人。那時期的最後的四行，是：

今日才知道。

辛辛苦苦澆大來的

理想樹

產是苦菓的。

把這四行，抄了起來，置在座右，座左。又把這四行，抄了起來，寄給朋友。從那時候開始準備了一切否定詩的論證。試着把音樂儘量的吸收，想從音樂中找到詩所找不到的快樂。那時的生活，是坐在自己的枱枝上，鋸下這一根自己坐着的枱枝。可怕的生活。第一詩集「二十歲人」的明麗的時代是過

去了，明日的時代是蒙上了霧。我記得很清楚，我怎樣的從我最愛的故鄉被驅逐了出來，又記得很清楚，在愛貓的詩人的家裏，當他問我有沒有詩的時候，我帶苦笑地說沒有。

然而一切是生命中的意外遭遇。六個月過去了，沒有詩，憎恨詩，七個月又過去了，沒有詩，憎恨詩，第八個月，一個生命中的小小意外遭遇出現，我記得很清楚，我怎樣倚在我的床上，心裏充滿了溫柔，而屋子外的植樹的廣場上充滿了孩子的叫聲，我又寫詩了。這詩，翌日，扔給愛貓的詩人，他對我微笑，我自己也微笑。一個月過去了，寫了許多詩，已又愛上了詩，兩個月過了，有了更多的詩，更愛上詩。而那些，却都代表了一些明麗的性質的。

這些詩，現在被統率在「明麗之歌」的命名下，將印成集子，而完成我的一個夢了。生命中，什麼才不是意外遭遇呢？當我聽見「啊，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吐出這樣的狂喜的聲音來的時候，我想像到了那些意外地重逢的戀人或意外地得到的那些成功。自然，我也想像到了吐出「啊，我做夢也沒有想到，」的絕望的聲音的時候的那些為失敗，為突然離去死去的人們而作的感喟。成功，失敗，重逢，離去死去，那我都不管，但生命一切皆是意外的一個立論，却已深深盤佔了我的心。

生命中，我突然有這意外，這意外，又突然擲給我一卷詩。「意外」彷彿是管弦樂隊中一個 *chor*，來了，一個 *chor*，去了，現在我是在過一個新的意外。真是新的意外，並不玄學的，管弦樂隊在奏，一個命運在指揮他的指揮棒。

這裏是我的交響樂的第二樂章（也許是第一樂章青春的第二部）的十幾首詩的 Final。

「明麗之歌」的主題是一天的綵繪，未完成的永恆證，和靜的雪神祕的雪。軌道那首詩，可用作 rolling bass，而冠以豔詩抄一名而在詩誌發表過的三首短詩，則是裝飾音符。整個集子，從幻想出發。幻想中，有這末一個女子，她是一天的彩繪中，和我一起到了大草原，動物院，咖啡座，音樂會的；她又是未完成永恆證中的流液的女子，和我到了證永恆的國土的；她在靜的雪，神祕的雪，中，終於為她自己的狂想所殺。對於我整個詩集，乃是一個故事。但我不想把牠神祕化。我只讚頌了幻想還是讚頌幻想的好。幻想是如此之遙遠而又是如此之接近的。我寧願人說我是一個了騙自己的說謊者。

夠了。一個詩人能作哲學的沉思時，大概在他寫自跋的時候，然而我的沉思是如此之可憐。我最後（抑是最近呢）的三行詩是：

命運用獵刀開我的心的玩笑

一個弄火的孩子，

終至于灼傷了自己的手。

是為這些明麗之歌的不備的銘語。

答羅念生先生論節奏

朱光潛

羅念生先生在本刊第四期對於我的論「韻」與「頓」的文章有所商討。他的話有許多地方我認爲不狠妥當。對於同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他的意見和我的相差有那麼遠，令我一方面失去自信，一方面也感覺到關於詩的音律節奏問題，某一個人的意見十分靠不住，須由多數人細心檢討。我在這裏把我和羅先生的歧點說明，請留心詩學的人們比較一下，再加論斷。

先說「頓」，我的意見詳見本刊第三期，大要是說在拉調子念時，舊詩每句分成若干音組，在每組最後一字上面讀的聲音略提高延長加重，爲是產生一種先抑後揚的節奏。羅先生說：

「朱先生所說的『提高延長加重』並不可靠，因爲中文兩字相連時第二字往往『降低縮短減輕』，如『青青河畔草』，第二個「青」字大概沒有第一個「青」字那麼高，長，重。如果是「青青的河畔草」，這頓處的「的」字決沒有「青」字「二字那麼高，長，重。」

用——號代表延長加重拖長的頓音來說明，我讀「青青河畔草」（記着我所指的讀是舊式拉調子的讀法）如「青青——河畔——草——」，羅先生讀如「青——青——河畔——草。」換句話說我，讀每音組時先抑後揚，如英文 Iambic 音步；羅先生讀每音組時先揚後抑，如英文 Trochaic 音步。

我所根據的首先是自己的讀法，其次就是聽到的許多旁人的讀法。像羅先生的那樣讀法我簡直沒有聽過。讀過他的文章以後，我也試用過他所說的「青——青」式的讀法，覺得它既不順口，又難聽。這是我們的第一個異點，請大家判斷是他錯還是我錯。至於「的」字是虛字，在本身雖狠輕短低，如果拉調子讀，恐怕還是要提高延長加重，有如「母也天只」「挑兮達兮」「展矣大成」諸句中之「也」「只」「兮」「矣」等虛字。

我在論「頓」原文裏以舊詩的頓比新詩的頓，說「舊詩分頓所生的抑揚節奏全在讀的聲音上見出，本字本身並不像英文輕重分明。現在新詩偏重語言的節奏，不宜於拉調子讀出抑揚節奏來，所以雖分有規律的音步，它對於音節的影響仍是狠微細。」這意思狠明白，頓在慣於拉調子讀的舊詩中所生的節奏是形式的，外在的，不一定符合意義的。新詩既不慣於拉調子讀，我所說舊詩「頓」的節奏然自不能適用於新詩。不過新詩既有顧到音步與頓的傾向（本刊所發表的詩大半可以為證），有頓就微有起伏，就不能如羅先生所說的「新詩的頓不能產生節奏。」關於這一點，也最好請新詩作者與讀者去較量。羅先生似乎沒有把這問題細加分析，常自陷矛盾。在說「新詩的頓不能產生節奏」之後，立即接着說：「說起音步對於音節的影響我認為有相當的重大，因為音步的作用是在組成一個整齊的時間，整齊的時間的本身是含有音樂性的。」請問羅先生：這所謂音樂性是否指「節奏」？

其次說到韻，我說「韻是去而復返，前後相呼應的。韻在一篇聲音平直的文章裏生出節奏，猶如

鐘聲在長夜深山的寂靜裏生出節奏一樣。」羅先生說，「韻和韻的距離有相當遠，」不能生節奏，而且「同韻字和聲音相近的字會生出一種凌亂的節奏，節奏一凌亂，便失去了効力。」接着他又說「新詩裏的節奏大概是一種凌亂的輕韻節奏，」他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缺點。」這些話裏面有無自相矛盾處，請讀者自己審察。

我以為羅先生的根本毛病在沒有把「節奏」弄清楚。請看他的「韻文學術語」（見本刊第四期）所給的「節奏」「節律」「拍子」諸詞的定義：

(15) 節奏 (General Movement) 指字音的不規則的波動。

(16) 節律 (Rhythm) 指字音的有規則的波動。

(43) 拍子 (Metre, Measure) 由音步組成。參看(42)「音步指一行詩裏依照節律而分出的小單位，又叫做「拍子」。

啟語——節奏可以說是一種字音的連續的波動。如其這波動來得規則一些，便叫做節律。節奏可以由長短，輕重等等元素造成。散文裏只有節奏，詩裏應有節律。每一段小波動占據一個短短的時間，這叫做「音步」或「拍子」……拍子是時間的分段，節律是時間的性質。

在我看，這些定義幾乎沒有一句沒有毛病。分條說明如下：

(一) 音的「不規則的波動」或「連續的波動」就只能叫「波動」，不能叫「節奏」，是「節奏」就要有起伏呼應。一篇壞的散文有「不規則的連續的波動」，不一定有「節奏」。

(三) 英文的 Rhythm 是「節奏」而不是「節律」，它是「字音的有起伏呼應的波動」，而不是如羅先生所定義的「字

音的有規則的波動。」一般人都承認散文應有 Rhythm 而不說它應有 General Movement，因為它無論好壞都有 General Movement，「散文應有 Rhythm」一句話，用羅先生的 Rhythm 定義來說：「散文應有字音的有規則的波動。」這豈不是笑話？

(三)羅先生所說的「字音的有規則的波動」或「節律」就是 Metre，就是分音步的波動。音步至少在中文裏不能叫做「拍子」，因為「拍子」是音樂上的名詞，它指定量的長短，而詩的音步節奏儘管有規律而不必定有定量的長短。關於這一點，我的論「頓」文裏已說得很詳細。

因為定義下錯了，羅先生所以發生許多對於詩的音節的誤解。他不明白 Rhythm 是起伏呼應的波動，所以否認「頓」與「韻」能生節奏作用；他不明白「節奏」本身在未形式化爲「節律」時都是「不規則的」，有若干「凌亂」性的，所以說「節奏一凌亂，便失去了效力」，他不明白舊詩遞化爲新詩，就形式說，是由有規則的「節律」變到無規則的「節奏」，所以認爲用凌亂的節奏是新詩的「一個很大的缺點」。

定義需要邏輯，羅先生的「韻文學術語」最缺乏的是邏輯。比如開頭就是：

(1)詩(Poetry)指詩歌的性質，和「詩」相對的不是「散文」，也許是科學宗教。

(2)一首詩(a Poem)指一種有固定的形式和有音節的作品，包括自由詩和散文詩。

我們要問，「散文」「自由詩」「散文詩」是否有「固定的形式」？「百家姓」「醫方脈訣」之類有「固定的形式」並且有時還有「音節」，能否算是「一首詩」？此其一例，它不勝舉。

韻文術語的定義對於詩人也許沒有什麼幫助；對於論詩者則爲第一步緊要工作。我承認我們應該早做這步工作，不過應該更加一番較審慎的斟酌。

●新詩社叢書出版預告●

艾略特 荒原（趙蘿蕤譯）

實價四角（即售日）

南 星 石像辭

實價三角（即售日）

徐 遲 明麗之歌

實價三角（即售日）

玲 君 綠

實價四角（即售日）

林徽因 題未定

在編輯中

路易士 火災的城

在印刷中

霍思曼 西洛潑州少年（周煦良譯）

在印刷中

李白鳳 鳳之歌

在印刷中

戴望舒 現代西班牙詩鈔

在編輯中

施蛰存 紈扇集

在編輯中

社中雜記

對於本期所刊的幾篇作品和翻譯要作的聲明：一、李健吾先生的「囚犯」是舊作，這裏發表的是改正稿。二、陸志章先生的「跟宋玉開玩笑」中，用舊宋體排的字是表示讀的時候聲音應加重。這是陸先生對於新詩韻律上的一種試驗，請加注意。三、采爾巴可夫（Stcherbakoff）先生是「上海普式金百年紀念委員會」的委員之一，他的「普希金評傳」原文是俄文，由馬品新先生從原稿譯為中文的。四、對於本期「普式金百年祭特輯」我們在撰稿、選詩、譯詩，供給插圖上得到了「普希金委員會」及艾昂甫、李文望、木子諸先生的許多幫助，在這裏我們謹表感謝。「普希金委員會」還供給我們許多插圖材料，因本刊篇幅有限，未能一一刊出，也合當道謝。五、霍思曼（A. E. Housman）是去年四月底逝世的英國當代大詩人，「紀念A. E. 霍思曼」的作者勞倫斯·霍思曼是詩人之兄弟，這篇文章是他自傳中的一章，是我們研究A. E. 霍思曼的唯一的材料，感謝林率先生為我們將他譯出。六、周煦良先生所譯的「霍思曼詩鈔」是從霍思曼的已成為 Classic 的集子「西洛漢州少年」（Shropshire Lad）中譯出的，周先生的譯筆素以流暢信

達見稱，如前幾期他所譯的幾篇愛略特的文章所呈示給我們看的，這裏他第一次給我們翻譯詩作，而他又獲得了成功，這是我們應該為「新詩」慶幸的。他現在計劃把「西洛漢州少年」整個集子逐譯出來。對於新詩讀者，這真是一個極好的消息，我們這裏預祝他成功。七、我們的編委馮至先生和梁宗岱先生不約而同地給我們譯了德國大詩人哥德的名詩，也是很難得的事。歌德的其他作品在國內雖已有不少翻譯，可是詩的翻譯却還不多。「新詩」以後希望能在這一方面加以努力。

在上期的「社中雜記」中，我們還說本期要發表趙蕤女士所譯的現代英國大詩人艾略特（T. S. Eliot）的著名長詩「荒原」（The Waste Land），可是因為篇幅太多了，（詩約五百行，註釋約三萬字）所以只得出單行本了。現在書已排印，歸入「新詩社叢書」不久可以出版。出版後「新詩」讀者購買此書，我們可以給與特別的優待。「新詩社叢書」不日即可出版者尚有南星先生的「石像辭」，徐遲先生的「明麗之歌」，玲君先生的「綠」等三種，其他在印刷中編輯中者尚多，請一看本期中的「新詩社叢書預告」可也。

上期未及篇入的杜衡先生的「評大堰河」和戴望舒先生的「讀詩與真」，仍因稿件太多篇幅有限未能排入，只得再擱一期了。

本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各欄均歡迎投稿。
- 二、投寄之稿，請繕寫清楚，并在稿末註明地址。
- 三、投寄之稿概不退還。但附有充足郵資者，不用時在半月內退還。
- 四、投寄之稿本社有酌量增刪之權，但經投稿人預先聲明者不在此例。
- 五、來稿如經本刊登載後，即以本刊為酬。
- 六、來稿刊出後，版權仍為作者所有。
- 七、來稿請寄上海亨利路永利郵卅號新詩社。

等級	地位	每期刊費	
		全面	半面
特等	底封面外	八十元	無
優等	封面內底封內底封對面	六十元	三十元
上等	目錄前後及正文前	四十元	廿四元
普通	正文後	三十元	十八元

廣告應用白紙黑字如欲彩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新詩

月刊

第五期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十日出版

編輯者 卞之琳 孫大雨 梁宗岱 馮至 戴望舒

發行者 新詩社 上海亨利路永利郵卅號 電話七〇四二一號

印刷者 華文印刷局 上海華盛路濟甯路口 電話五二四八四號

總經售者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福州路三二四號 電話九五五一四一號

本期特大號另售每冊二角六分

訂購辦法册數	價格	郵費	
		國內及日本香港澳門	國外
零售	二角	二分	一角二分五分
特號酌加			
預定半年	六元二角	在內	一元五角
預定全年	十二元二角	在內	三元

本刊每月十日出版歡迎直接預定。郵票代洋九五折收

本刊已呈請內政部及中宣會登記

上海雜誌無限公司

絕對負責 代定·代辦

上海雜誌無限公司 業經實業部註冊，絕對負責無限責任，為全國各地讀者圖書館學校等，代定代辦全國大小書報雜誌，各種新舊圖書，迅速穩妥，信用卓著，而於雜誌經營，尤稱熟練。蓋本公司為 全中國專門經營雜誌事業之首創者，代定代辦各設專部，一經委托定購任何刊物，即可高枕無憂，倘有中途停刊等情發生，本公司立即備函通知該定戶，憑本公司定單取還餘款，絕不使讀者遭受分毫損失，更可指定日期及期數，並得隨時退定還款。凡此種種，敢謂全國任何大小書店所不願犧牲者，惟本公司願為讀者便利而甘任之。三年以來委托代定者達四十萬戶，靡不感覺滿意，口碑載道，毋待贅述，值茲學期開始，舊出各刊，未將滿期，新編雜誌，大量產生之際，凡將預定之讀者，如欲選定選購，務希委托本公司代定部代辦部及郵購信託部代君辦理之，定可使君絕對滿意也。

地址：上海四馬路三二四號

電話：總辦事處九五一四一
門市部九四六三〇

新詩·第五期·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十日出版

每册二角

上海雜誌無限公司經售